

年

卷

期

2

7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小 說 世 界

第 七 期

第 二 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新商業

新入材

新智識

得新智識，方能成新人材；有新人材，方能辦新商業；三者若鏈環，缺一不可。中國今日亟待發展新商業，然隨處皆有缺乏新人材之患。

閣下欲於新商業中佔一地位乎？今日即閣下成爲新商業新人材之時機，萬勿失之交臂。

所謂時機，即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現已添設商業科，閣下應即報名入社。

以淺顯之英文，通信教授，解釋詳明，易於了解。本科講義均由歐美留學歸國之商業專家主持編撰。本科印有簡章，請速索閱。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商業科

R
810.5
598.5
2



小 說 界

第七期 卷二第

獸子彼得.....沙草女士

東湖岩洞記

奮鬥以後.....胡寄塵

春閨花月詞

星期消遣錄.....趙開

西笑

可靠的產業.....夏時

急景凋年.....指嚴

冬天的蟬

野人記.....胡憲生

一隻疑惑的小燕.....張枕綠

拉法爾(世界名畫家小傳)

一個神秘的青年.....顧佛影

改造.....小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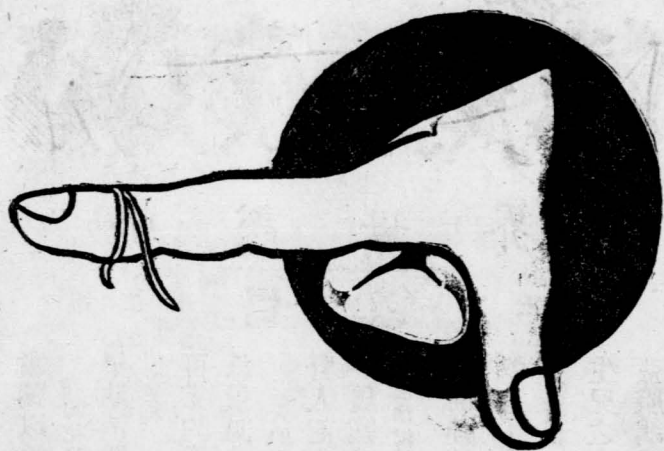
捧腹談

生兒之夜.....嚴芙孫

荒服鴻飛記.....天游

研究與創作.....胡寄塵

本期附贈「民衆文學」一小本如本期中無有此書祈立向定書櫃索取



繫繩於指。使勿忘儲蓄之利益。自今日起。即立志開始儲蓄。並願在中國最有信用之儲蓄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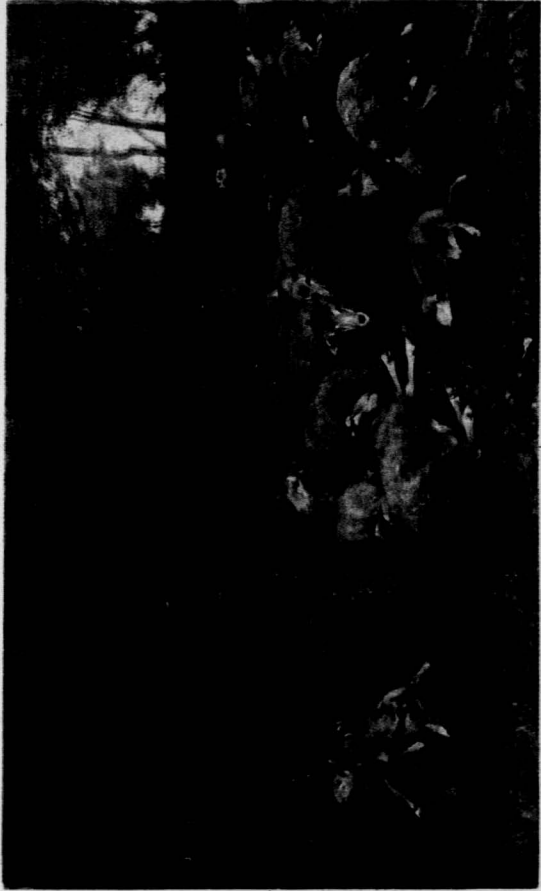
東方儲蓄銀公司

內儲蓄。希望既大。利益又厚。且還本獨多。請查閱章程。(函索)即能洞悉一切優點也。

▼總公司上海北蘇州路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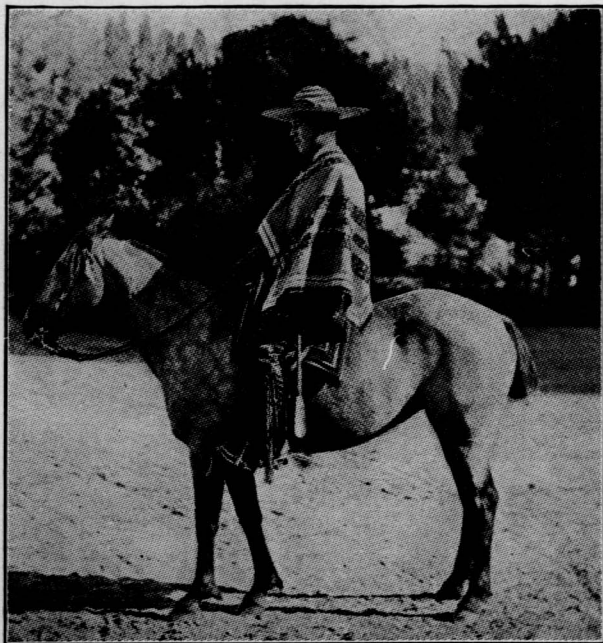
東方儲蓄銀公司啟

▼電話總寫字間北二〇五二▲



羊與人牧

作曼沙國德



支利國的畜牧王

社會教育之利器

活動影片

活動影片在社會教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此已爲近世教育家所公認本館特聘專門技師精製活動影片凡所取材無一不有益人心有裨風俗卽滑稽劇片亦必含勸善深意寓教育於娛樂之中微意所在不僅提倡藝術亦期於社會教育有所貢獻

本館影片均係本國事實本國習俗觀者絕無隔膜之患且用本國淺近文字說明尤能使婦孺都曉現已製就多種概分 教育 體育 時事 風景 新劇 古劇六大類

凡學校 家庭 劇場 團體宴會 公衆講演 均可適用印有詳細價目單並附租借價目承索即寄

附告

本館另備新式攝影機及大小影戲機無論各界欲製何種影片或欲演映影戲本館均可代攝代演

商務印書館謹啟

如患腦疲夜
少安睡晨興
乏力頭
暈等
症
宜
服用
韋廉士
醫生紅色補
丸以療治之



閣下如患夜少安睡或睡不成寐等患則晨興難以早起日間難於從公其故乃因用腦力過度所致或因血薄氣衰不足以滋養腦筋足見閣下之身體因而衰殘矣若因循不治恐日久漸漸加重難以醫治補救方法首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蓋是丸具有補血健腦之奇功一經服用是丸能使身體日漸改變反弱為強因所生之新血能令週身從新宛如再造新人也服後自必食甘睡寧日漸強壯矣即如湖北武昌三一中學校朱繼昌先生者乃是治愈者之一份子也其來函云鄙人於民國初年從公政界因積勞瘦弱得夜不成寐之症已未以後供職學校教科日繁精神疲倦夜則心煩驚悸晨則目眩頭暈種種虛象不一而足履食參燕數月毫無效果偶因同事友人勸購貴局紅色補丸半打服未過半覺精神健旺飲食大增再為續服則虛弱諸象已除夜亦安寢客歲初冬因病後失調復感寒疾體弱殘甚醫藥未能奏效因憶前事仍購紅色補丸服之蓋

終病去精神充裕一切起居飲食均復原狀是此丸功力偉大勝中國之參茸補品多矣用特介紹國人凡患操勞過度病後失調及種種虛弱之症者試服紅色補丸必能奏效神速也書此鳴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專治 腦筋衰殘 少年虧傷 血薄氣衰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 筋系刺痛 皮膚諸恙之聖品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



朱 繼 昌 君
西醫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腦筋衰弱精神以及腎虧各症

衛生常識奉送 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獸子彼得

譯者 甘洛夫 N. Komroff
沙 草女士



(一)

獸子們在社會中，也未嘗沒有他們的地位和用處。此誠如博奕之人，用手敲着棋盤所說的，「那個小卒容許要抵得你的一個王后呵！」小小的M村也終於明白這個道理了，但是太遲了。

M村裏的巡警，個個都知道那個愚呆的彼得，那個獸子彼得，是於人無害的。他雖然有時要把麵包屑來撒滿了街道和市場，但M村中的鴿子不久也就把他們打掃乾淨了。

那彼得似乎在很小的時候，是已經把他的癡愚的

生命獻奉給鴿子的了。凡是他的憂慮和痛苦都是與那些鴿子的生命分不開的。是的彼得自己的性質，也幾乎屬於鳥類了。他能用他的臂膊，拍着他的身旁，發出一種沈悶而銳利的聲音，和鴿子撲着翅膀時所發出的聲音一樣。

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沒有父母了，他是在牛棚馬廄中長大的。但這些畜生都太大了，他不能領會他們。

當這個孩子七歲的時候，有一天，那M村裏的人忽然看見他的脚是跛的。人家問起他來，他所能回答的是「那些鴿子使我的脚跛了。」

有一個農家的肥胖女廚子，叫做呂巴的，一次在市場中，對衆人講述彼得變得跛子的原因。她告訴他們說，彼得有一天站在她主人的牛欄上面，撲着他的臂膊，去學那正在他的頭上飛旋的鴿子；後來他又拚命的在空中跳着，想學了那些鴿子飛去，但終於跌倒了。但呂巴是一個出名說謊的人，人家雖然高興聽她講這個故事，却是沒有人相信她的。他們等她走開之後，就說道：「那個想像力倒還不差呢。」

彼得雖然跛了，但這個殘疾似乎倒反使他的身體更加伶俐些。他能斜着爬到一個電桿上去，像鸚哥的走上一根桿子一樣。他爬上電桿之後，就把他的好腳鈎住了電柱上的橫桿，一面用手揮着他的帽子，於是一大羣的鴿子，便撲撲的從地上向上飛去了。

他這樣的生活着，一直到了十六歲；但他的小骨酪和大眼睛，却使他顯得格外幼稚些。他是在那裏睡覺和飲食的呢？全村的人是沒有能知道的。但這還不算稀奇，

還有一件更加稀奇的專呢。

這件事是村裏的一個教書先生所注意出來的。他曾注意，那些村中的鴿子有時全是灰色的，有時便有許多紅胸的夾在他們的中間了；有時村中不過有幾個鴿子，有時街道和市場上面就充滿了點頭啄物的鳥類了。還有一層，村中的人是從來不曾看見過那些最幼稚的小鴿的。

這件神祕的事，似乎只有彼得一個人能知道；但人家跑去問他時，他却對着他們默笑。一面又假裝忙着趕鴿子，一溜烟跑開了。

他常常從一個獸棚走到那個，去檢拾那牛馬嘴裏所掉下來的食料。他又常常走到農夫の後院子裏去，口中喊道：「太太們，有麵包屑子給雀兒們嗎？」於是就有些麵包屑子從窗口裏飛了出來，他把他的帽子盛了這個食料，就不見了。

他這樣的爲着雀子乞食，也不過在貧苦人的中間

罷了。他是從來不敢跑到那個富人所住的山上去的。大約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沒有人來干涉他過。

(二)

一個小兵官說道：「我們應該先把地土弄鬆了：地土若是太硬，事體的進行就要遲延了。迅速的動作，和迅速的完工，常常能得到更好的影片。」

軍官吩咐道：「呵，你快去取一個鏟子，去幫助着掘土。」

此時市場中間的一塊長方地上，有兩個兵士站着掘土，對面又有攝影的人，在那裏整理他們的影戲器具。離開他們二十五尺的地方，還有六個兵士倚着他們的鏟枝談笑。

軍官又叫道：「掘夠了！把那些鬆土掀回那個抗裏去。」兵士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軍官又轉向攝影的人說道：「你們預備好了嗎？」他們答道：「通通預備好了。」

軍官用眼瞟着他的兩個兵士說道：「你們跑去給我找一個叫化子來。」

這兩個兵士就把那一羣膽怯的村民衝開了，向着一條小街跑去。他們跑了數百步，一個便說道：「你不要他們時候，老是的等着你。你要他們時，哼，鬼也不見了。」最後他們看見獸子彼得了，他們心想這個可以拿回去覆命了。

他們捉住了他的手臂，說道：「哼，孩子，來罷；軍官叫你哩。」

彼得掙着說道：「放手呵！我沒有做什麼呀！」他們答道：「來呵，你這個獸子！」

他們把彼得拉到市場中間，叫他站在方才掘過的新土上；又把一個鏟子放在他的手裏，叫他給自己掘一個墳。

這兩個兵士然後走過一旁去，此時驚惶的彼得已經看見攝影的人了，已經看見那六個兵士了，已經聽見

那兵士的槍枝作響了。

軍官高聲叫道：「掘呵！」

驚駭極了的彼得，嗚咽着說道：「我不要什麼墳呀！」

此時已有好幾個鴿子飛來找他。他一面戰慄着用鏟子去掘那塊鬆土，一面口裏說道：「我不要什麼墳呀！」於是他的眼淚就像兩條河一樣，直向他的癡獸的臉孔上流去。

就是獸子也能感覺的呵。在他的這一面，無緣無故的與死相對；在他的那一面，有鴿子飛着。

此時軍官忽下號令，那六個持鎗的兵士，就登時把空鎗向着彼得同時放去。彼得駭暈了，他們的身體就在那塊鬆土上面沉了下去；那些受驚的鴿子也撲撲的向空中飛去了。

煙霧消散之後，有一個兵士走來向彼得叫道：「呵，起來，你這個獸子！你並不會死呀！」但是這個孩子但把臉埋在鏟子旁邊，嗚咽的哭着。

兵士走了，軍官也乘着他的車子回去了。M村中的膽怯的居民，却不敢走到這塊演武的地點來。

後來來了一個趕着馬的老農夫，他到了彼得的所在地，便停了步，把彼得抱了起來，對他說道：「彼得，不要哭了。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玩意兒呀！看呵，你並不會死呵！來，把你的帽子檢起。看呵，有那麼多的鴿子繞着我們飛，你並不會死呀！」

這孩子的身體似乎是駭木了，并且彎曲着像樹枝一樣。那個老人一面趕着馬，一面牽着彼得走出市場去。他又說道：「彼得，不要發獸呀！你並不會死呵！你豈不看見那些鴿子嗎？還有碧藍的天空呢！看呵，這不是呂巴嗎？她就要給我們取湯來喝了。」

但這個孩子仍舊是眼淚滿面。他在淚霧之中看了
一看太陽，又歪着嘴喃喃的說道：「我不要什麼墳呀！」

(三)

軍官倚在他的車子裏，口裏吸着烟。那馬拖着車子

上山，不住的哼哼喘着。軍官心裏想道：「奇怪，爲什麼人們這樣怕死呢？有許多人的生命實在無味，但是，就是一個獸子也那樣的怕起死來！人人都有他的恐懼呵！」

當車子搖搖擺擺上山的時候，軍官的念頭又轉向他的年輕的夫人了。他自己對自己說道：「那不過都是幻想罷了，那不過是她心中的幻想罷了。她又怕這樣，又怕那樣，直是這樣的憂愁着，把身體弄病了。」

「醫生自以爲他已經知道一切了，其實他什麼也不知道。她是那樣的蒼白，他應該給她些鐵質。現在我們又須去邀請他了。是的，人人只知道爲自己設想。但我必得再去請他來，並對他說：「她是這樣的蒼白，你豈不想少許的鐵質是於她有益的嗎？」於是他將回答說，「是的，鐵質是無害的。」但是我對醫生去說這個話，應該在他臨走的時候，是不應該使佛拉聽見的。」

「不應該的，佛拉不應該知道我說她蒼白。這將使她憂慮，將使她更加不好。於是她又將臥病起來了，醫生

又將來了，奴僕們又將肆無忌憚了。於是佛拉又將更病了，她的肝火將更旺了……」

此時馬夫叫道：「到家了」軍官於是走出了車子，走向他的屋裏去。

這個屋子是石做的，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堅固的城堡一樣。牆上的蔓藤，也互相糾結着，使這位軍官和他的美麗的夫人所住的石窠，更加堅固牢實。

當軍官走進屋子的時候，那位可愛的佛拉正用她的手在那裏輕輕的撫弄鋼琴哩。

他急叫道：「這不過是我呵！但是她已經受了一驚了。」

她立起來迎接着他說道：「我很喜歡你是回來了。」於是她又把她的頭靠在他的掛滿了勳章的胸上，說道：「我獨自一人在這裏，很是害怕。」

「但是人兒，奴僕們到那裏去了？」
「哼，奴僕們不能算得什麼呀！」

軍官慰撫着她說道：「呵，呵！我的寶貝，你不應該害怕。那不過都是幻想罷了。」

「但是，我是這樣的容易驚恐呵！」

「我的人兒，來罷。我們來用茶點罷，我還要告訴你一件好笑的故事哩。」

於是他們在桌子邊坐了下來。用他們的茶點。軍官一面吃着，一面講他的故事。

他說道：「我的人兒，你須知道，我們現在是決意不使人們再聽見那些昏愚的政談，和什麼人民的委員會了。乞丐們都有委員會，他們都是可以任所欲為的。民事長官和軍事長官，於他們是沒有分別的。」

美麗的佛拉插口道：「阿呀，我真是怕乞丐呵！」

「我的人兒，不久你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今天早晨我們在總務處曾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你猜我們做了些什麼？今天早晨恰恰來了兩個影戲家，來攝取我們這個整齊村子的影片；到了下午，我們居然也攝了一張

含有教訓的片子。我使兵士整隊到市場去，掘了一塊土，使泥土鬆軟。

「我們攝影的時候，又使一個叫化子去掘他自己的墳。他掘到差不多時候，我便發令叫兵士開鎗擊射。」

佛拉道：「你爲什麼要弄死他呀？」

「否，我的人兒，我們不過假裝要弄死他罷了。我是早已吩咐把鎗中的實彈取出了的。但我們若要使影片像真，自然不能告訴那個叫化子，說他是不會死的——他若是中途跑走了，那張片子不是就沒用了嗎？」

「別的不說，可笑那個默的叫化子，竟自跌下那個坑裏去，以爲他自己真是死了。那張影片一定是很好的。將來便要在隣近各城開演，使人人可以得到一點教訓。開演之前，射影的幔子上先要有這幾個字——這是我的命意——「有一個默子想要抵抗軍事長官的威權，這就是他的遭遇。」於是跟着就照出那張叫化子掘墳的影片。」

「這是對於一般膽大妄爲的人民的最好教訓。那張影片將要在國內各處開演，若是他的結果是好的，若是他能博到總部處的歡心，那麼，誰知道。」軍官說到這裏，握着他的妻子的手道：「誰知道我不將因此再得到一個勳章，或是升遷呢？我的人兒，誰能預料呢？現在事情的變遷，真是迅速呵！」

到了晚上，他們倆吃飯的時候，佛拉擡頭說道：「你知道嗎？若使我遇着那件事，我一定要驚死了。」

軍官微微不悅道：「不要胡說，你怎樣會遇着那樣的事呢？」

「但是，若使革命黨人得了勝利，占據了……」

軍官插嘴道：「若使若使天倒了下來呢！他一面說着，一面又不禁對了他的美麗而柔弱的夫人微微一笑。」

(四)

獸子彼得始終不肯吃呂巴給他的那一碗湯，但爬上了那個牛欄，不住的哭泣着說道：「我不要掘什麼墳

呀！我不要掘什麼墳呀！後來他就睡着了。

於是有一個奇夢到他的呆鈍的腦子裏來了。

他夢見他自己站在一塊高地上，掛在他頭上的是那個空曠偉大的天空。在他四圍的，是白如水沫的那個地平線的圈子。

那個白圈漸漸的變小，漸漸的升高，成爲一個美麗的暈圈。他再仔細一看，那圈子可不是幾百個白鴿子做成的嗎？

不一會兒，那些鴿子已在他的頭上飛繞了。他們撲着他們的翅膀，像打鼓一樣的作聲。忽然間，那個圈子破了，鴿子們像一縷白烟一樣，直向着那藍的天空沖去。

他們很快的沖了上去，直把那塊天空沖破了，就不見了。在他的頭上，只見有一塊淡灰色的裂口——天空中的裂口——一塊上天的裂口。

跟着就有無數的聲音，無數的飛撲聲，無數的呼喚聲，從四方八面聚到他的耳鼓中來。鼓噪未畢，又有一大

羣東西冲上天去，直把天都弄暗了。

彼得站在那塊高地上，像皇帝閱看他的臣民一樣。空氣中的羽族，都繞着他飛。從林間的小雀到巨大的海鵝，通通都被釋放了，通通都向他行禮，向這位天空中的主人行禮；然後他們都向着天空中的那塊裂口飛了上去。這真是一個奇偉而且美麗的景色呵。

後來他們通通飛去了，只存下了彼得一人，獨自站在那塊高地上。於是他拚命把頸伸長了，向着那塊天空中的裂口看去。他撲着他的臂膊，很驚異的向着天空中飛去。他的身體在空中有一點兒歪斜，但他確是飛着的，別的事又有什麼關係呢？

可憐的彼得醒了，覺得自己是在那個牛棚之上，和許多鴿籠之中了，覺得那些污濁物質的存在了。於是他開了一個小窗，又把鴿籠通通打了開來。

那一夜中，他跛了腿，從這一個獸棚走到那一個獸棚，一會兒爬到車子下面去，一會兒又爬到牛馬的肚子

底下去，去打開那些小門，匣子，以至於桶子。他現在是在釋放一切被囚的，已經長足的生物了。

小小的M村子，現在已經充滿了撲飛的雀子，但他的居民却仍舊睡得很酣。只有那個感覺靈敏的佛拉，覺得那些飛撲不息的翅膀的騷擾。

從前人們對於鴿子的種種疑問和奇異，現在却都明白了。

(五)

明天一早，村中的街上都充滿了紅胸的和灰色的鴿子。此外還有許多稀種的鴿子，為M村子所不曾見過的。無論你向那方走，你總遇着鴿子。他們在地上，在空中，在屋頂上面。他們的顏色是混合了，他們的領袖是不見了。

獸子彼得喜歡得在街上亂跑，他手裏拿了一方小白旗，對着那一羣混亂的羽族揮擺，好像是對天空說，我現在是與你講和了。

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聚集在那個山上的軍官的石房子上的鴿子，比了別處格外多。

那天下午，當美麗的佛拉正在彈她的鋼琴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黃影子照到她的琴譜上來，同時外面又來了一陣攀援的聲響。她轉身用眼角向外望去，只見窗子之外，蔓藤之上，有一個東西在那裏爬攀。那個東西的黑影，斜映着白的天空。

這一瞥已經很夠了。她從室中跑到廚房裏去，口中發出一種尖銳的叫聲，對着奴僕們氣喘吁吁的叫道：「有人，有人爬上屋子來了。快快去報巡警！」

於是她用手按着那正在狂跳的太陽穴，同奴僕們在廚中等着。不一會兒，兩個巡警來了，人家告訴他們，有一個強盜進了屋子了，但他們除了默子彼得之外，並不見什麼人，彼得此時用背抵住了屋上的烟窗，手裏用旗對着他的鴿子揮擺。

巡警說道：「他是於人無害的。太太，我不能命他下

來。我不過是一個巡警，不是救火夫呀！」他說着，就同了那一個巡警走了，留下了一個同著奴僕的佛拉和一個同着鴿子的彼得。

不久軍官回家了，他揮着他的兩臂，口裏不住的狂叫亂嚷，但彼得却用背抵住了烟窗坐着不動。他從嘴裏擠出須多泡沫來，把兩隻新生的鴿子偎着臉，使他們用嘴去啄那些泡沫。

軍官又叫道：「呵，乞兒，跑下我的屋子來！」但這個恫嚇連鴿子們也不怕，他們儘自圍着默子彼得飛聚攏來。後來軍官就跑回屋子去，取出了一支手鎗。但他又自言自語道：「不如等天黑了再做罷。」但那個可愛的佛拉忽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眼中含着淚說道：「否，否！上帝將看見你的呀！他將永遠不能救我們了。其實那個孩子又何嘗害人呢？他並不是有意來嚇我的呀，不是有意的。我知道的。我的人兒，快快把手鎗放下了罷。你若不把他放下，上帝是將永遠不赦我們的了。」

可愛的佛拉的眼淚誰見了能不動心呢？至少這位軍官是不能不動心的。

他只得說道：「我的人兒，你是不錯的，他能害我們什麼呢？」

到了夜深的時候，屋頂上忽然發出了一個聲響，又是一回的擾動。佛拉醒了，但她又聽不見什麼了。此時全屋中除了她的軍官丈夫的沉重呼吸聲之外，直靜得可怕。

她不能再睡了，眼巴巴的望到天亮，聽見外面的奴僕們起來了。她然後披上朝衣，走到琴室中去，把鋼琴打開了，心想借音樂來定一定神。但她走去打開百葉窗的時候，忽然看見彼得睡在地上，面孔朝着上面，死了！他的一雙圓而大的孩子眼睛向天看着，他的鴿子三三兩兩的悲哀地的聚在他的身旁。

不幸的佛拉此時只得又跑到廚房中去，叫人去報巡警。她然後又跑回室中去，叫醒了他的丈夫。隔了一點

鐘，就有M村中的苦人們來把彼得的身軀搬了回去。肥胖的呂巴要求大家走慢些，因為她要在那個已死的天空中的小主人的額上親一個吻。大衆下山的時候，無數的鴿子就集成了一個圓圈，把他們圍了起來。

佛拉此時發了熱，到牀上去睡起來了。廚子呂巴却站在市場中間，含着眼淚對大家說：軍官把她的鴿子的主人殺死了。她又絮絮的說道：「現在無人去照管這些鴿子們，他們將要到處去把地方弄髒了。於是大家就免不得要搬開去。他把鴿子的食料搶去了，他是多麼一個惡人呵！他若有子女，我不妨替他們祝福，因為他們是決計不會有好運氣的。」

山上石屋邊，在彼得墮下的地方，還有兩個方生的小鴿子，此時也壓得粉碎了。天空之中，此時有一大羣的鴿子，繞成一個圓圈，好像是天空的一個裂口一樣。這一羣的鴿子，就依着那個圈子，圓圍的飛繞。他們先繞着那個老農夫的屋子飛，後來又去繞着那個山上的石堡飛。

他們的悲哀的飛鳴，整日的在佛拉的耳中作聲。到了晚上，軍官就去請了一個醫生來。

明天佛拉的病更兇了，而呂巴却不住的在市場中說，確是那個軍官把她的鴿子的小主人弄死的。後來有三個工人出來擔負查問這件事的責任。他們向着山上走去的時候，順便又去請那位村館先生來同他們一塊去。

但村館先生方與他的朋友下棋，不願意出外。他不住的把指頭敲着棋盤說道：「他若觸犯了那個小卒，他或者就要失去他的王后呵！」

那三個工人走上山去的時候，只見一個醫生的車子搶着到他們的前面去了。他們到了石屋之後，又看見那個醫生口中吸着香烟，在客廳中走來走去——他還不會告訴軍官呢。

他們此時又聽見軍官在佛拉的室中，跪在她的牀邊，說道：「我的人兒，你知道嗎？我是從來不瞞你什麼的，

但是我前日對你說起那個叫化子的時候，我就應該告訴你——你聽見嗎？——我就應該告訴你，他就是那個養鴿子的苦兒。

「上帝是已經——你聽見嗎，我的人兒？——上帝是已經懲罰了我們了——你快些好起來，我們就可以離開此地了。我們可以到一個安靜地方去——我的人兒，你在聽我嗎？我們可以到——佛拉，你聽見我嗎？我的孩子，快些醒醒呀！告訴我，醫生對你說些什麼。醒起來呀佛拉！但是死神的手是已經罩住了佛拉了。」

天空中的小主人是不需什麼墳的，他也不要什麼墳。但人們却仍舊在村邊給他掘了一個。他的鴿子在空中撲撲飛繞的時候，村中的人就把他的彎曲的小身體拉直了，把他放下一個匣子中去，又把那個匣子埋了。苦人們這樣的給了他一個墳，但他可不需他呵，他是永遠不會用這個墳的。

◀記 洞 巖 湖 東▶

遺 石 陳

紹與人善鑿山爲巖洞。以奇偉觀相詫。東湖有山互里許。峭壁插水數千仞。郡人陶氏。倚山爲莊。提湖水爲渠。長如其山。通以水門。鑿其堤上。屬其兩端於山。峭壁正面。有水洞二。一如方井。缺其一面之甃。一如古東房西室。中隔一壁。後有門通焉。最奇爲後洞。舟從峭壁旁轉。兩壁高聳。爲闕門。內三面壁立。寬數間屋。若無路矣。左轉又一闕門。寬居其壁之半。再進又一闕門。偏右。寬居前闕門大半。再進壁立。下廣上狹。如瓶甕。如裙幅十數。而開其一。高逾正面峭壁。中可般旋一舟。相傳南齊時人力所爲。諦視之。似有斧鑿痕。石色雖舊。而未蒼黝。然來遊者。競歎奇絕矣。至吼山水宕。柯巖。人爲之迹顯然。觀者自能辨之。

行春橋看桃花至桃花嶺下

非朝非暮日方中。何來朝霞晚霞紅。諦觀乃是桃爛熳。花光一片分淡濃。行行路向桃花嶺。十樹五樹幾花叢。豔陽照耀眼欲眩。稍若曝背如烘烘。看花略已飽兩眼。頗欲剗地來東風。花飛更比花開好。千億萬點飄晴空。不情之彩何所似。借他人酒澆吾胸。

洛雅發酵粉

食品第一



物質純粹

總經理

美商公利洋行



萬國儲蓄會



李福之門

人生第一幸福。莫若兒女衆多。既然兒女衆多。尤當使其一一學成立業。故無論家道殷實與否。每生一兒女。卽當爲之入儲蓄會一會。以備日後教育之用。如是方能至長成時。不至因財政竭蹶而廢學業。

全會每月付十二元。半會每月六元。四分之一會。每月三元。

特獎每全會一萬七千餘元。頭獎二千元。餘詳章程。章程函索卽寄。

上海法界愛多亞路七號總會啓



奮鬥以後

胡寄塵

這一天是陽歷一月六日的早晨。上海的天氣冷得利害。昨天晚上略飛了幾片雪。今天雪已止了。太陽雖還沒有出來。天色却是很好。可決定今日是個晴天。只是尖利的北風。吹在地面的積雪上。積雪全凍起來。地面上彷彿是結了一層冰皮。

時鐘叮噹的鳴了七下。一般的上海人。正睡在被窩裏做繁華夢。那有錢人擁著嬌妻美妾。深深裹在毛褥絨氈裏面。不消說了。便是尋常人家。拿一條綿被和頭和腦裹起來。將身體縮做一團。睡得非常安樂。那知道時候多早晚。在這萬家沈睡的中間。獨有一位體育教員王志成。聽得鐘鳴七下。便已醒了轉來。臥在被裏喊道。好。時候快到了。今天是星期三。學校裏九點鐘便有課。他一面說著。一面

翻了一個身。拿左手撐在床上。拿右手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時表來看看。接著說道。不錯。正是七點鐘。……七點半起身。八點出門。八點五十五分到校。九點上課。……正好。……還有半點鐘好睡。……好冷呀。……王志成這幾句話。把他的夫人李女士驚醒了。打了一個呵欠。說道。還早得很。這一早起來做甚麼。王志成道。今天星期三。你忘記了麼。李女士道。管他星期三。星期四。你看上海灘上。除了推糞車的人以外。有何人這一早便起來。……李女士的話還沒說完。王志成已將撐持起來了的半個身子重睡了下去。口裏連說好冷好冷。手裏還拿著一個時表不放。不到一分鐘。便拿在眼睛前面看一回。耳朵裏聽得那機件軋軋的響。一顆心便跟着他卜卜的跑。很希望

他兩支針走得慢些。偏偏他兩支針走得格外的快。

一霎時。便是七點十五分了。志成道。還有十五分好睡。一面又道。何妨早一些起身。落得從容不迫。何苦要多睡這一回呢。想罷。便作勢要爬起來。剛爬起半個身肢來。禁不住冷。又睡了下去。

睡了三分鐘。又想到。遲早終是要起身的。何苦要貪這片刻的安樂。……起來罷。想罷。便作勢要爬起來。剛爬起半個身肢來。禁不住冷。又睡了下去。

睡了十分鐘光景。去八點不過只有兩分鐘了。過了八鐘再不起身。便要缺課了。剛在振作精神。拚著和冷氣奮鬥。忽聽得他夫人李女士說道。這樣冷的天氣。還上甚麼課。停一回起來。補寄一封告假的信。便算了。

志成聞言。身肢軟了一半。勇氣都消滅完了。覺得天氣格外冷。被窩裏面。好像是溫帶地方的天氣。被窩外面。好像是北冰洋的天氣。一被之隔。氣候相差。不知有幾千萬里。被窩外面。已經如此。何況臥房外。何況室外。懸想那馬

路上的天氣。真不知冷到甚麼地步。恐怕空氣已凝結成冰了。說時遲。那時快。志成成如此想的時候。一分鐘的光陰。已過去了。

志成成忽又猛省道。十年前。武昌革命的時候。我曾經做過民軍總司令官。領著幾百個人。和好幾千敵軍奮鬥。勇往直前。不會知道有甚麼怕。難道今天竟被冷氣戰敗了麼。咳。志成。志成。你今天不能戰勝天氣。你真不是個人了。說時遲。那時快。志成成如此想的時候。一分鐘的光陰。又過去了。

叮。叮。……桌上的時鐘響了八下。志成成鼓足了勇氣。推開被窩。往床下一跳。登時好像將一個身體。投入北冰洋裏。禁不住渾身發抖。但是志成成咬緊了牙齒。匆匆的著好了衣服。洗了臉。飲了一口茶。點心也不吃。挾著書囊。走出門去。趕緊跳上電車。一直走到電車盡頭。下車。又步行了一大段路。到了校裏。看看時表。正是八點五十六分。志成成心裏覺得非常之快樂。好像是甚麼很重的擔負。

一齊放了下來。再要輕快也沒有了。

離上課還有四分鐘的光景。王志成覺得這四分鐘的光陰實在快樂。這時候太陽已出來了。地上的堅冰。雖還沒有溶化。但是尖利的北風已慢慢的息了。比著出門時。天氣已和緩了許多。王志成隨意在校園裏散了一回步。飽

吸著些新鮮空氣。頓覺胸襟和暢。身體輕快。精神充足。心窩裏填滿了快樂。覺得當年戰勝敵軍也不過如此。不知不覺的要微笑起來。這微笑便是他得勝的表示……讀者諸君須知。這正是王志成奮鬥以後的快樂。你試回頭想想。倘然他戰敗了。是怎樣懊惱呢。

(完)

春 閨 花 月 詞

春詠獨酌小窗幽

余客武林。偶作香奩六十四詠。題與詩俱屬回文。聊藉自怡。既而以題句漫散。乃綜其目。集成一詞。因概名曰春閨花月詞云。南匯曹蘊璣

華春惜物咏詩工。韻步閒吟小閣東。茶煮夜烟沉院竹。硯飄時雨過窗桐。花生粉面三分白。酒濕朱唇一點紅。薛隔遠塵香踏玉。紗廚透影碎簾風。

影對寒燈一結愁

鄉居別苑小西湖。薄命人悲自向隅。清影妾知方照燭。緩心郎比那薰爐。名成爲恨留花譜。面對如看入畫圖。更盡夜合雙眼淚。情深感泣復還珠。

鄰女倩妝停繡彩

東鄰女過晚妝慵。繡罷仍拈恨線長。絨唾碎霞春茜色。鏡開新月夜涵光。紅顏玉盞三分酒。紫鈿金爐一炷香。風信惜花看去倦。桐窗倚醉獨吟芳。

積少成多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辦理
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
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
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
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
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
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
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
寄

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設在北京

分行設在天津法界

滬行設在上海天津路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小 79 (11)

總發行所 上海五洲大藥房

人造自來血

補血 強身 健胃 壯心 男女 咸宜 效驗 如神

星期消遣錄

(著原三泊莫)

趙開



第八章 戀愛

大塊召我以陽春烟景之舞臺。則必有婦女爲之配角。而後造化之功能。方臻完善之境。故詩人歌什。恆喻女子以國色天香。曰芝蘭。曰牡丹。曰玫瑰。曰海棠芍藥。蓋美人芳草。必對待而生情。每當暮霧輕攏。遠山生黛。大地處處芬芳馨郁。沁人心脾。則曠夫慕少女之思。才子戀佳人之想。發於吟詠。播爲聲歌。有不能自己者。使巴爹俊沿夕陽古道。伴美女之芳躅。攜素手。親香吻。苗條腰肢。宛轉於把抱間。萬種柔腸。令其真個消魂了。不異於常人。

巴戀愛之情苗初開。覺芬芳馥郁。個中無限佳趣。又當夕陽殘照。欣賞之頃。不禁感彼蒼故設此麗景佳人。以慰伴男子之孤寂。維彼欲覓如花女伴。却不知從何處物色。乃商諸其友。或勸赴劇場。則覺粉團錦簇。目迷五色。不知所擇。蓋巴所戀慕者。爲解景慰情之美眷。彼御鉛華而鑲金牙者。又非君子之好逑也。

最後彼乃物色得一初解情竇之處子。貧寒而嬌怯。翠黛生顰。亦有幾分情處。臨歧叮嚀。明晨星期九時在聖拉薩車站相會。屆時女不至。而另薦一女友自代。其人軀體魁岸。紅髮婆娑。服三色衣。有若愛國者。頭頂捲邊草冠。若漁婦。巴見之滋失望。繼念慰情聊勝。遂亦安之。偕游辣費村。觀競渡。是日適逢浮彌佳節。猶吾國端午節賽龍舟也須臾登車。則車廂中已有峨冠博帶之二紳士。偕三命婦在。意氣堂皇。此紅髮婆娑之女子。名囉歹吠。彼最嗜游鄉

野。因彼處可插野花。啖油煎魚也。彼呼巴嘎嘎。作鸚鵡聲。尖厲幾可震碎玻璃窗。彼與巴狎昵。直呼之曰大狼。巴聞呼。殊自愧慙。因有礙政府部員之體面也。喔歹吠忽默坐一旁。熟視其同車之婦人。小家女往往喜攀交貴婦。有頃。彼忽得一連絡之策。卽由衣袋間掏出一報章。慇懃獻諸某婦。該婦錯愕搖首却之。彼無可洩忿。乃借辭醜詆。言自矜者恆見輕於人。有時其詞頗侵及貴婦。然諸貴婦莊色臨之。彼所燃炮竹。遂冰炭融消矣。既而車至。巴遂欲於公園擇一隱僻之處。林木幽靜。庶可稍安此豸躁妄之性。乃未幾。又生一事。彼至樹蔭之下。目視碧草。遂太放珠喉。盡力高唱。凡歌院之曲。德意志者。意大利者。盡其不解思索之頭腦所能記憶者。傾筐倒匣而出之。一闕未終。一闕又起。既而詩興勃發。又轉而吟詩。其聲尖厲。如螺鑽之鑽耳。忽彼呼飢欲返。巴方盼其與己略事溫存。堅尼之彼卽怒曰。余來豈爲尋煩惱者。巴不得已。乃偕之至附近競渡處。飲食店內。彼呼食以多爲貴。接續不斷之小食碟。幾可啖

一聯隊之兵卒。於是彼迫不及待。卽呼餐前之小食來食之。有以洋鐵匣之黃澤魚進者。彼急大嚼。若欲并洋鐵匣吞下者。於是又食油煎魚。盡兩三碟。卽云已果腹。又欲往觀競渡之準備。巴既懊悶。又覺飢腸轆轤。不允同行。彼乃獨去。云將返食咖啡果品也。於是巴一人悄然獨酌。心中默念。不知果用何術。可使之回心就已軌範。良久。遲之不至。乃自起往覓之。喔歹吠往尋其故交者。遠遠有一羣競渡選手。血氣方剛。頸耳俱赤。袒露若裸。作手勢於渡船公所前。爭論預備競賽之事。有貌類評判員二人。一旁傾聽。嗶方挽一選手之臂。其人亦趕赴者。喔一見巴。卽於其人耳畔略作數語。其人卽曰識之矣。喔乃欣然來就巴。與采奕奕。嫵媚之狀可掬。謂巴曰。吾儕盍亦泛舟以游乎。巴樂其嬌媚。允之。爲賃一小艇。巴本欲躡舟觀競渡。而彼堅請曰。大狼乎。妾喜獨伴郎君游。勝於觀競渡也。巴不禁爲之神移。乃脫其外褂。力蕩雙槳而前。過一水輪。磨機高聳。若紀念塔。夾於二拱木之中央。此拱木橫架失因江支流上。

如橋梁環洞。然舟徐行過其下。既出環洞。則兩岸綠蔭。柯枝交接。舟自樹蔭下渡過此支流小港。迴環曲折。忽左忽右。一面田疇縱橫。青蕪一碧。一面小山葱鬱。屋舍層疊。復過一處。遙見村屋浴室。隱約林間。淺草如茵。別具幽境。彼處有男女數人。衣服麗都。乃來鄉僻。鬪新裝。可哂也。喔。歹吠。願而樂之曰。吾等行將沐浴是間也。既而遠遠見港灣。彼令停舟其間曰。大狼來就余。乃舒玉臂。撲巴頸項。以首倚其肩。上曰。郎誠佳士。今日水上逍遙。惠妾良多。此意拳拳不忍忘也。

巴惘惘若入溫柔鄉。因念彼競渡選手。自晝達宵。僅午晚

四 還沒有吃完

有一個中年的婦人。對他的僕人道。我常常關照你。叫你拿些新鮮的清水。放在金魚缸裏。今天你也這樣的嗎。他的僕人道。女主人。！你爲甚麼又要喚我拿新鮮的清水了。昨天的還沒有吃完咧。難道昨天的新鮮的清水。沒有吃完。今天又向你討索了嗎。

菊 高

兩餐得就食水瀨小店。以博一飽。外此則憊精殫力。汗流氣吁。奔逐水上。以爭一日之短長。堤岸楊柳。駘蕩。荻花。婀娜。大好風光。一任拋撇。抑何愚騃耶。思至此。不覺酣睡。比醒渡頭。只餘巴一人。大呼。喔。歹。吠。不應。乃捨舟登陸。迹之心。慄慄慮其失足。逐波臣而去。既而遙見一葉扁舟。四漢子打槳。狀如黑人。順流疾駛。如矢近身。舟尾一女子。把舵細視之。果喔。歹。吠。彼口唱蕩舟之曲。且行且歌。歌聲與款。乃聲相和。舟過巴前。歌聲嘎然止。女流目送盼。以手向巴。親吻作狀。復歌曰。此翁情癡真堪憫。掉舟且別薄倖郎。

奇異安迪生燈泡。

光照萬物。游戲
之處。尤為合用。



售發有均店料電各
理總行洋昌慎商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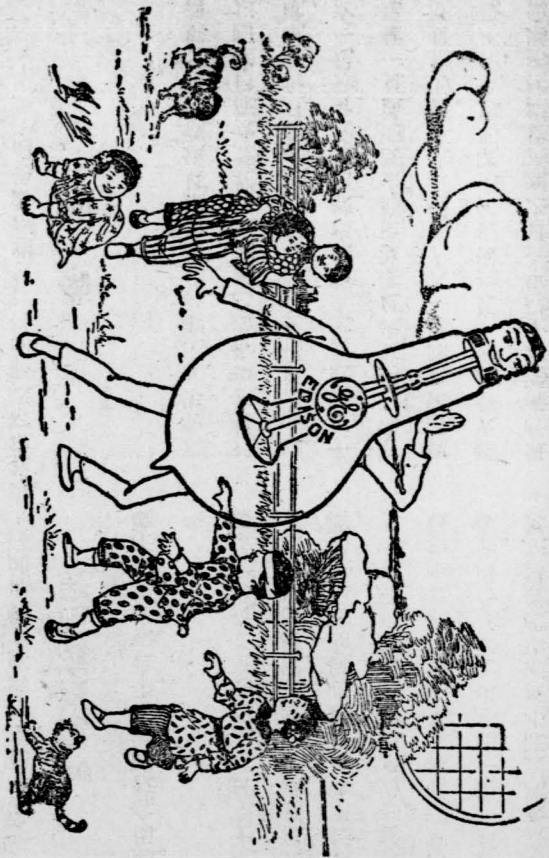
L76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奇異安迪生燈泡。

光照萬物。游戲之處。尤為合用。



美商慎昌洋行總理



各電料店均有發售

L76



可靠的產業

(太戈爾著)

夏時

布令達班怒氣勃勃的跑到他父親面前來說：「我立刻就去了！」

他父親加格納，鄙視的樣子說道：「不孝的東西！你能將我給你用在衣服飲食上的費用都還給我了，那時候你纔能做出這個樣子來！」

這種飲食和衣服，照加格納家的習慣，可是值不了什麼。這輩人就是待自己，一切的衣著飲食，也刻苦到極點了。加格納在這些人中，比較起來，可是不相上下呢！他如此刻苦，一半也是由於這日趨日下的社會所生的影響，一半是因爲要試試這無情天性的要素，到底要到一個什麼地步，纔能使靈魂和身體結合起來。

布令達班還是單身的時候，自然百事都很順遂，但

是聚親之後，因着一切的環境，更不能不稍有變動了。兒子的意思，明明白白是想將精神上的安適，改成身體上的安適；順着這世界上的程途。他情願因着冷熱飢渴，而得着不安適，覺得這省衣節食的生活，過不慣極了。

父子兩人，因此常有角角的事。到了後來，布令達班的妻子生了病，就請了一個鄉下醫生。加格納看醫生所開的藥草太貴，立刻就打發他走了。起先布令達班還是求着他父親仍就用這醫生繼續診病，後來因而起了口角，他的妻子死了，他怨恨他的父親，說他是謀殺的兇手。

他父親說道：「糊說麼？人們喫了藥，難道就不會死？若是這麼說，那些皇帝皇后，就不應死了，你未必惟願你的母親和祖母不喫藥而死，却叫你的妻子喫藥而活。你

「願意麼？」

布令達班若是不因憂急過甚，不能思想，那麼，從這幾句話中，至少也可以得着一點安慰。他的母親和祖母離開世界，都沒喫過藥，這是他們家裏世代相傳的習慣。但是可惜後輩，却不願意遵照這個古俗，白白變死。我們說這話的時候，英國人已經來了。就是以前的時候，人們也爲這事憂愁，只有默坐無語，想從胡笳經裏面找點安慰。

因爲這些緣故，所以這位現代的布令達班，纔對他這泥古不化的父親說：「我立刻就走了！」

這位父親立刻應允了；心理默付，若是此後再要給他兒子一個錢，他的行爲，就好像擊壞牛的怪血一般。布令達班也是這般着想，若是他從此以後，再問他父親索取一文，他的行爲，就好像是一個無賴子一樣。

村中的人，看着這個小小的家庭革命，因爲平庸的生活過慣了，覺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加格納逐了他兒

子之後，大家都來安慰他。大家都說：若是一個兒子，因妻子的緣故，同父親口角，也只有這墮落的世代纔有的事。他們的理由，也很充足，他們說：你的妻子死了，可以立刻再討第二個，但是父親死了，你決不能再找着第二個有他這樣錢和愛。照此論理講，他們一點也不錯，但是我們疑惑缺少第二個父親的，或者不至於使年青的人如此煩惱。反而言之，他對於愛和錢的事，總覺得是恩惠似的。

他的父親對於布令達班離家的事，也不大在意。第一，他兒子離了家，他便可以省去好多費用。第二，他可以免去好多煩惱。他腦筋中常常懼怕他的兒子和承繼人毒死他。他喫着那儉省的飲食的時候，他總疑心裏面有毒。他的媳婦死了之後，這種害怕的心，又減少了一點，這回他的兒子又去了，他可大膽放心，毫無疑懼了。

但是老人心裏，總有一點慈愛所在。布令達班將自己四歲的兒子，戈谷占德拉帶去了。現在爲這個小孩子

的費用很少，所以加格納對於他，倒不見得有所可否。而且布令達班帶這小孩子去了之後，他的憂愁，起先是與費用數目的大小混合着，好比兩人去了，每月可以減省若干費用，這若干的費用，可以收多少的利息。

但是這間空大的房子，若是沒有小戈谷占德住在裏面鬧着，老人就覺得異常寂寞。他往禮拜堂的時候，也沒有人去和他作耍；他喫飯的時候，也沒有人將他的碗拖著去喫，他記賬的時候，也沒有人將墨水偷著跑。日常的生活，簡直過得毫無趣味，自己倒覺得是一種擔子似的。他現在覺得他的平安，只好等到來世再能戀愛了。他每天看見他的孫兒替他在棉被上所打的小洞，在棕布上所繪的筆畫，心裏就難過極了。他有一次因為這小孩子，將他的一床被單撕成碎片，他痛痛的罵了他一頓，現在看見這東西的碎片，不覺流淚不止。他將這件東西的碎片，仔仔細細拿了起來，放在一個地方收藏着，自己發誓道：「若是小孩子這回回來了，就是再多碎幾件，也不

去責罵他。」

但是戈谷並不回來，加格納老得很快。他的寂寞家庭，愈加寂寞。

老人漸漸不能安居在家了，就是在日中的時候，尊貴的人，都在自己家中消遣，加格納却獨自一人在村中踱去踱來。小孩子們看見他來，就停止遊戲，大家聚在一堆唱村中詩家爲着讚美老人儉省的習慣所編的歌。老年人都喜歡稱他爲加格納，即掌理節令的神。但是小孩們却喜歡稱他老魔，不知是什麼緣故。或者是因爲老人的皮膚乾瘦像一個惡魔，也未可知。

二

一天下午，加格納正在花果樹的蔭下走着，他看見一個小孩子，明明顯着一個外鄉人，這小孩正在那裏指揮別的小孩子們做一種新遊戲。因他遊戲的精神和興味，使得別的小孩子們都歸服了他。他不像別的小孩子，老人走近的時候，他並不躲避，並且走近老人，拉住他

的衣服抖着。他抖這衣服的緣故，乃是因為老人身上有一條四足蟲，經他一抖，蟲就逃到叢林中去了。這一下，可把老人嚇得從頭到腳戰慄起來，別的小孩子都瞧著很快樂，高聲歡呼。加格納一邊走著，一邊念咒，走了沒多遠，他肩上的寬帶，忽然不見了，一會兒已紮在小孩子頭上了。

加格納因這一種景象，就使他的生活進了一步。小孩子們不理會他，已有很久了。經過了許多交談和要約之後，他一定要小孩子到他家裏去，他們的談話是如此

「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尼太保耳。」

「你的家在那裏？」

「不告訴你。」

「誰是你的父親？」

「不告訴你。」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因我從家裏逃了出來。」

「你爲什麼做這事？」

「我父親要送我上學讀書。」

加格納以爲這小孩子的父親，一定是一個愚人，不然，爲什麼要愛這種虛榮，送小孩去讀書呢。

加格納對小孩子說道：那麼，你願意同我住在一處麼？

小孩子說道：「這個沒有什麼關係。」自此小孩子就在老人家中了。他心裏毫不在意，覺得這個家就如同路旁的樹一樣。而且不只如此。他自那時以後，對於衣服飲食上面，用很嚴冷的態度，儘是要求，好像以前已經給了滿費似的。若是稍爲有點小事不對，他就與老人爭吵不休。至於加格納對於自己的孩子，或者有法可以制服，現在是別人的孩子，所以情理上先輸了一着。

村中的人們，見尼太保耳對於老人的要素等等，覺得很驚奇。他們都知道老人的末日快到了，若在那時候將他的這份財產遺留給這無賴子，未免可惜。衆人因怨成怒，便想害這小孩子，但是老人十分盡力看護他，如同看護自己身上的肋骨。

有時小孩子恐嚇老人說：「他要去了，」老人就央求他道：「我將來一定將我所有的財產都遺留給你。」小孩子雖小，但他却知道所應允的一句話很重要。

村中的人於是漸漸問起這小孩子的父親起來。他們的心都替這小孩子的父母受傷，說這小孩子一定是個無賴，不然，不至於使他的父母如此悲傷。他們就加了許多穢辭在小孩子頭上，但這些事，多半是由於妒忌心，多半是爲公道。

一天，老人從一個收捐的人口裏，聽得有一個人名叫草摩達保耳，尋找他失去的兒子，現在正向這個村中來了。尼太聽見這話，就情願拋棄他未來的財產，預備逃

走。加格納一再的勸他道：「我想將你收藏起來，不要被

人尋着，就是本村的人也尋不着。」

老人這句話，引起了小孩子的好奇心，便問道：「躲在那裏？請告訴我。」

加格納說道：「若是這時候告訴你，別人就知道了，等到晚上就指給你看。」

尼太因要偵出這秘密藏躲的地方，心理很快樂。他自己想道，等這次逃脫了我父親之後，我就同同伴們去賭捉迷藏玩。必定無人可以尋他。這不是很好玩的麼？他的父親搜遍了全村，也找他不着，這更是一件稀罕的娛樂好戲。

中午的時候，加格納將小孩鎖閉起來，到外面去了好久，等他同來的時候，小孩子無意識的盤問着。

天還未黑，尼太就問道：「祖父！我們現在去麼？」

加格納答道：「夜晚還沒有到呢。」

過了一會兒，小孩子又說道：「現在已經夜了，我們

去罷。」

加格納細語道：「村中的人還沒有上床。」

尼太等了一分鐘，就說道：「祖父！他們已經睡了，我相信他們一定睡了。我們現在去罷。」

黑夜漸漸深了。小孩子的眼皮，漸漸重了，幾乎再撐不住了。到了半夜，加格納攔住小孩的手臂出門去了，從睡夢的村中，黑暗的街道，穿了過去。這時一點聲音沒有，不過偶然有一二狗吠聲，他犬的和聲，或是貓頭鷹聽見這例外的過路聲，驚得拍翅飛去。尼太嚇得發抖，用手臂緊緊握住加格納。

經過了許多的田地，後來繞到了一個森林中，林中有一個破廟，連菩薩也沒有一個。尼太很失望的說道：「什麼，這裏麼！」這並不是他所想的所在。他自從從家裏逃出來之後，常在這種破廟中存身。這個地方，並非不宜於作迷藏戲，不過他的玩伴們，也很不容易尋着他。

加格納走到廟中間，移開了一塊石板，石板底下，現

出了一個地窖，內中燃着一盞燈，小孩驚眼瞟着。小孩的

心中又驚又怕。加格納從梯級中下去，小孩子隨在後面。

小孩子四面一看，見有很多銅水灌。在寤房正中，鋪着一塊蒲團，在蒲團前面，設着很多花和別種祭司用的東西。小孩子因好奇的心，就用手伸入一個水灌中，摸了一下，摸出一把東西。這把東西盡是露比（錢名）和金莫胡兒（錢名）。

加格納對小孩子說道：「尼太，要告訴你，我要將這些錢都給你。我所取的不多——這些都是我的財產。這些東西自今天起，我都交給你。」

小孩子樂的跳起來問道：「這所有的麼？何不取一露比去麼？」

老人很嚴重的答道：「若是我取去，我的手就成殘廢。但是有一件事你要守着。若是我的孫兒戈古占特拉，或是他的兒子，或是他的後人，從這經過，你就要將這些錢都交給他或他們。這裏所有的！」

小孩子以爲老人隨意說說，就答道：「可以。」

加格納道：「那麼，你坐在這蒲團上。」

「做什麼？」

「神明要臨你！」

小孩子聽了一嚇道：「什麼意思？」

「這是規矩！」

小孩子照老人說的做了。老人取沙泥在小孩子頭上，用在他眉中畫了一個記號，將花圈繞在他頭上，就誦起經來。

小尼太坐在那裏，如同菩薩一樣，聽老人誦經，很覺得不安。他細聲說道：「祖父。」

但是加格納不答應，仍舊誦着他的經。

後來他提起一個個的水灌子，要小孩子誦着誓言道：

「我誠心應許後來一定將這錢交給加格納的孫子布令達班的兒子戈谷古特拉，或是他的兒子，或是他

的孫子，或是他正式的承繼人。」

小孩子念着這經，念了又念，幾乎發昏，舌頭也強直了。禮拜已畢，地窖中已滿了燈油氣，和兩人吐的炭氣，小孩子覺得他的上膛很乾燥，手足如同發燒一樣。他幾乎閉了氣。

燈火漸漸暗了，後來就熄了。在黑暗之中，尼太聽見老人上梯子的聲音。小孩便問道：「祖父！你到那裏去？」

加格納答道：「我現在去了，你住在這裏。沒有人可以尋得你。你要記着戈令古特拉的名字，他是布令達班的兒子，加格納的孫兒。」

他於是將梯子抽了上去，還聽得小孩子嗚咽的聲音喊道：「我要到我父親那裏去！」

加格納將石板移還原處。他又跪下用耳朵貼在石板上細聽。又見聽尼太的聲音道：「父親——」接着就聽見一件東西，倒地的聲音，後來就寂靜了。

老人如此將所有的錢，都交給一個牙客的

管錢庫車的齒擊手

中，然後用土鋪在石板上。土上又加了些碎磚和碎牆粉。在這上面，他又用些野草等等東西鋪了起來。夜晚快過完了，他還捨不得離開這地。他時時伏在地上，看有什麼聲音沒有。他似乎覺得聽見地底下的深處，有一個小孩的哭聲。他覺得夜間的空氣中，充滿了這個聲音，世界所有的人類，都驚醒了，坐在床上傾耳靜聽的。

老人仍舊冷肅的將土往上面堆。他想遮沒這種聲音，但他幻想中仍舊覺得聽見了這個聲音，喊着「父親」似的。

他盡力敲着那塊地說道：「靜默罷——人將聽見你的聲音了。」但他仍幻想着聽見喊「父親」的聲音。

大陽將東邊映得血一般紅。加格納方才出了廟堂到空田中去。

在這空田中，他仍舊能聽見有人呼喊著「父親」。他吃了一驚，回頭看見他的兒子隨了他來。

布令達班說道：「父親！我聽說我的兒子自己藏在誰家中。我一定要他回去。」

老人身向前登，眼睛狂睜，嘴唇斜咧道：「你的兒子麼？」

「是的，是我的孩子戈谷。他現在名叫尼太保耳，我自己叫草莫達保耳。你的名聲傳遍了全地，所以我們只好隱起名來，不然，別人不肯叫我們的名稱。」

老人兩隻手慢慢伸到頭上去。他的手爪抖戰着，像是要在空氣中抓什麼東西似的。他於是跌倒在地。

他甦醒轉來的時候，就抓住他的兒子往廟裏跑。他們到了廟，老人就問着道：「你聽見這裏面有哭聲麼？」

布令達班道：「我聽不見。」

「你仔細聽聽看，能聽出有什麼人喊着父親？」

「聽不見。」

這件事使他發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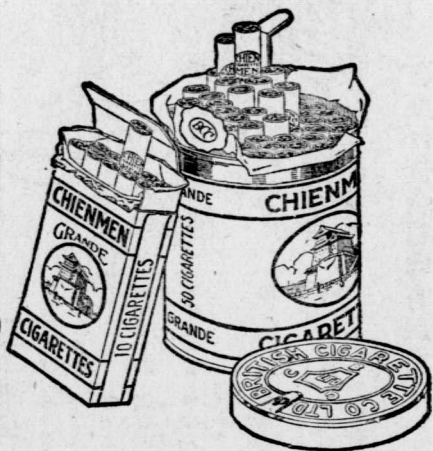
從那天起，他總是問着人們道：「你們聽見過有什麼哭的聲音麼？」人們都笑他發了狂。

四年後，加格納臨危了。世上的光，漸漸從他眼中昏暗了，他的呼吸漸漸難了，忽然之間，他坐了起來。他兩隻手向空中抓着，口中喃道：「尼太，誰將我的梯子移去了？」

他在那無光無空氣的牢洞中，沒有梯子上去，因此

他倒身睡在床上。從此在這個地方，再沒有人作捉迷藏的戲了。

大前門香煙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滋補適口 世無其匹

老人牌桂格麥片爲滋補而經濟之惟一食品在歐美老少歡迎無人食其調製之品以牛乳及白糖最爲通行惟中西嗜好各異不可強同本公司特就中國烹調之有經驗者徵求意見三月以來所得甚夥茲擇其中最適口者表而出之以供同好



(一) 甜食

牛乳與白糖 麥片煮成後入之

蓮心與白糖 先將蓮心煮熟於麥片將熟時和糖入之

糖入之

胡桃與白糖 將胡桃或杏仁研細於麥片將熟時和糖調入之

荔枝或桂圓 與麥片同煮成後調以白糖

(二) 鹹食

雞 肉 先將雞肉切細和以醬油煮成

然後再與麥片同煮

火 雞 將火腿切細與麥片同煮成時

調以醬油少許

蝦

乾 將蝦乾與麥片同煮成後調以

醬油醬油或再加蔥少許

雞

蛋 將雞蛋調勻於麥片將熟時入之

蔬

菜 素食者可將金冬菜或榨菜等切

細調入之

(三) 煎食

豬油及蔥 麥片煮時應使純厚煮成後加以

豬油及蔥俟其冷切之成片用油

煎之即成

嗜甜者可入以果實嗜鹹者可加以肉類無不味

美適口煮法同前

各埠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買勒洋行經理



急景凋年

指嚴

日短如小時。暮色凄其。燈光黯澹。寒風撼窗櫺。振振若有人彈指者。蓋下午之微雨。已變爲雪花矣。室中人愈靜。則愈聞室外窸窣聲。碎玉辭柯。韻致悠然。令人神往。顧偃肩俛首。擗管沈吟。爲思至苦。又時時斂手於袖。若不勝其畏寒者。而且不能已於揮寫。此中苦趣。凡操觚者。皆能得之。然腦電沈沈。忽得好消息。則振筆疾書。復覺苦盡甘來。一若有所希冀而無意獲得者。當此羣動俱息。思入微茫之際。乃有嗚咽兒女。起於隣壁。異哉。

語音嗚咽。中含無數眼淚。室中人頓有所觸。意大動。卽擲筆。瞑坐諦聆之。則傭傭之女。新自鄉間至。方與隣婦話衷曲。不覺傾其傷心之史。續續而道之。『夫婿爲人實長厚。

雖僅鎮尾設小肆。而一家夫婦姑叔。有子與女。八口之家。尙不至饑寒。無何。客秋受狎友之慳惠。不知若何股票。若何債券。役役半年。以爲可攫厚利。忽來霹靂。數百金盡折閱。此後且破家。同作餓殍。遂倉皇偕友來滬。索欵環典質。爲行裝旅資。越日歸來。手中空空。垂首至臆。乃欲覓死。某大先生憐其窮。呼而與之語。復匆遽至滬。返則稍稍津潤。問所業。第云商販。婦人不預外事。斬得薪金。不敢究詰也。

一昨乃有友來報告。謂在滬捉將官裏去。不知何故。但云亟需銀使用。數頗鉅。少亦必百金。可憐一鄉婦。安得多財。聾訴某大先生。云亦赴滬。不得睹其面。顧念夫果何罪。遭械繫。乃來覓母。商處分布實。是以悲。悲亦奚益。不識計之

所從出也。」語次氣哽且噎。

室中人聞所語。乃愈有所觸。意愈動。思潮爲之傾注。不復能忍。乃呼傭嫗與語。欲詢其顛末。其女遂巡羞怯。不敢隨母入室。入見主人者。止傭嫗一人。恐主人厭其絮聒。而又惡哭泣之不祥也。則先慚色以謝。謂鄉婦無狀。無端嘵嘵擾主人文思。且不知進退。在人家發哀音。但主人夙大度。幸恕其情急。不暇辨吉凶。勉寄一宵。明日斷不敢復留也。室中人知其誤會。即發慈祥愷側之音相慰曰。媼母然。吾意必不如是。况吾亦過來人。寧有因此厭且怒者。特聞其語悲。又箇中似有他故。故召汝來。一詢其詳耳。來者非汝女耶。曰然。曰。而婿果何爲遭此不幸。其人果長厚否。抑咎由自取耶。汝將何術以慰汝女。使其一家復團聚。查明以語我。媼聞主人語。現感激難言之色。曰。承主人勿責。詢及卑賤。敢不瀝陳衷曲。特詞拙耳。

予（傭嫗自稱以下同）嫁後。生女甫三齡。卽賦寡鵠。伶辛茹苦。說不盡的磨折。始獲成人。女婿本係舊親。因其家

道雖貧寒。而性質尙屬誠懇勤儉。故決以掌珠付託。原冀爲養老之息壤。入贅以來。兩小頗形和睦。生男育女。樂事方濃。豈意前歲吾婿忽起多財野心。時時出門營幹。予恐其受人愚弄。屢進勸戒。嗣以少年情性。類喜猛晉。勸以株守。反遭厭惡。遂絕口不言。予女向亦婉順。既不敢強諫。惟有母女相對垂淚而已。一夕。自滬歸。不言亦不食。頽然偃臥。問之。惟言覓死。幸女兒下氣柔聲。爲之畫策。詰旦始得某大先生援手。與以生機。方慶更生。然自此肆務怠荒。精神恍惚。予見渠等家計日窘。自念坐食艱難。不如覓一噉飯處。藉輕負擔。女不忍離母。哭泣挽留。願予已決。適隣媼來滬。卽懇伊紹介。始來主人處。於今五月矣。雖有時通函。終不能知其詳。不圖今日女兒狼狽來。謂婿已在滬受官刑。遭械繫。需百金往贖。詢其由。彼亦不能熟知。第聞人言販十一子。（俗語拆土字）果係何犯害人之物。吾鄉間人惡得而知之。且予傭於外。月獲三金耳。補衣履猶不敷。何處可謀百金。又不敢告主人。東隣王太太向囑予覓

一小婢。予外孫女已五齡。擬充數。然止允三十金。而予女尚不肯割捨。悲痛無已。王太太更嫌其太穉。事且不成。而堵不得出。急於星火。家中薪米已盡。索逋者盈門。何以度此殘歲。予女語不祥。恐蹈絕地。予老矣。又無子。生亦奚益。故惟有以淚痕爲紀念品。區區遺產。敝衣數襲。惟萬不敢累主人。明日將歸正首邱。主人卽不問。亦當寬辭而去耳。語已哽咽。室中人聞此。攢眉垂首。肺葉震動。骨與齒瑟瑟交戰有聲。夜靜中可觸他人耳鼓。悲感至不能置喙。良久復良久。時計鐘滴搭聲。及飢鼠嚙物聲並作。若催其答復者。無何。毅然出對付語矣。

室中人以硯研爲活。簞瓢屢空。豈有黃金能仗義者。則雖見死欲救。勢難從井取人。聞此徹骨傷心之語。殆惟有付之浩歎而已。然心口相商。終難割置。自思吾固窮矣。而昨有某書局賣到稿酬二十金。某門生債束修十金。又向某友告貸二十金。此五十金者。足以供吾度歲之資。椒盤春酒。亦復不惡。較之彼母女以生命殉男子者。苦樂奚啻霄

壤。則此惻隱之心。不覺怦怦然動。吾苟罄此囊中金以畀之。益以彼母女錙銖之積蓄。則可贖二命。吾所虧者。尙當乞憐於友。天假之緣。一舉兩得。事未可知也。乃出嚴毅之狀態。懇摯之口吻。鄭重謂傭媪曰。媪勿愛。吾有五十金可助汝。汝再自謀五十金。一家可團聚矣。明日早八時。汝卽宜偕汝女往藏事。毋作楚囚也。傭媪大感動。口喃喃吉祥語如貫珠。俯身欲崩角。室中人大呼不可。吾不喜此。速起。則彼兩鬢吳霜之老婦。雙膝已屈矣。室中人大驚。離席。逡巡負牆。頻呼不可。傭媪始捳衣立。稱謝而退。室中人俟媪去。私出皮篋檢點。則僅此五十金。欲多一文而不可得。

室中人受此根觸。心搖搖如懸旌。強自鎮壓。卒不得寧靜。幡然自責。太無養氣功夫。且不能解脫。顧亦大可憐。瓶罌相糶。竈觚勞薪。以逮佐味之盤殮。適體之衣履。靡不藉此償其代價。一旦擲去。何以對販夫。何以繼信用。催債人敗興事猶小。人生權利義務。理宜兼顧。彼供吾衣食者。亦以

汗血之資。行其負販。設吾逋負不顧。彼之苦痛何如。古狂生名士之越軌行爲。實非吾之所願。况古人菽水自甘。臥雪無怨。吾既受人之惠而飽暖矣。而強顏不償其資。可乎。則此五十金者。安得自由許人。業既許之。勢難返汗。則非別謀告貸不可。思之思之。昏然若癡。視案頭未完之稿。縱橫狼藉。乃至一字不復能續。奈何。雖然。彼母女二人之生命。朝夕呼吸。吾之稿今夕不續。明日不妨兼程並進。竭吾精力。加之奔走。不信五十金之必不易恢復也。愾然一覺。寒氣砭人肌骨。足脛如插層冰中。手指僵裂。硯角稜稜起黑粟。筆眠能舒矣。窗外雪聲益粹。凜乎不可久坐。欲起就榻且眠。以待來朝。而嗚咽聲復起。且至幽咽。設非夜靜。當必不可聞。

室中人心如轆轤。悲憫之微。一動而不可復止。則必欲窮其究竟。行復傾耳諦聽。母曰。主人非富豪。文士生涯。亦至凄苦。渠室人兒女。尙在鄉間。寄寓於此。爲衣食計耳。今慷慨好義。以其贖家之資。爲吾母女贖命。仁人君子用心。世

間寧多親哉。雖然。吾婿事大難。主人佳惠。僅得半數。吾家阿巧售三十金。猶缺十之二。傷哉。搜吾薰篋。不值十金。則不足尙多。此事終難圓滿也。語次。女泣且語曰。難得賢主人。吾輩無狀。至相累。雖然。兒意欲以阿巧歸主人。或者得所依。死亦瞑目。彼隣婦斷斷。嬌女供其凌虐。兒何忍。兒有飾物。約可得二十金。則七十金矣。先納此數。或者官中人憐而許我乎。母曰。癡兒妄言哉。無論官中人不念人苦。不恤人艱。七十金必不贖其欲。卽通融矣。而主人家自有婢媼。奚需阿巧。此五十金者。係貸於吾家。當立約按期歸趙。斷不容強以小丫鬟搪塞。縱主人不責我。我獨不媿於心乎。况七十金終不充數。何濟於事。吾勸汝不更作癡想。阿巧之生死可聽之。俗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汝夫苟能改過勤儉。兒女不患無取贖之期。慎毋寶此塊肉也。語雖侃侃。而聲已哽咽。其女則泣不成聲。亦不復置答矣。

室中人俯而思。仰而悟。吾雖慷慨捐五十金。於彼事仍未圓

滿。則功虧一簣。奚待吾之臂助。吾不如終成之。始不爲無矢之的。乃決然呼嫗與語曰。汝培納罰金之期限何日。嫗聞呼。復趨入室。應曰。三日。室中人曰。諾。此三日內。吾必爲汝籌足百金。卽阿巧事暫勿提。且安心睡。毋擾吾清夢也。語時。嫗之女亦逡巡入室。忸怩不敢前。嫗呼而語曰。盍謝主人再生恩。汝心頭肉。可勿割矣。女聞。毅然而前。五體投地。蓋婦人之愛兒女。有足使其更變常度者。雖鄉婦之羞縮畏人。亦能促其頓忘故態也。室中人亟搖手止之。乃再四稱謝而出。屏後斗室。遂無聲息。而室中人之思潮。乃起落大盛。某戚方富於資。營業頗順利。某友新自某省歸。宦囊尙不惡。某號經理。有周轉自如之樂。某銀行友亦握有出納權。某書局主人常索吾稿。可預支若干金。明日破工夫。驅車四方。窮一日之力。走徧富兒門。此而不成。則之彼。彼又不成。則又之彼。十得一成。吾事畢矣。以吾之資格才譽。當不憊此五十金。惟益以吾之所需。則必百金。第爲數多人之應。吾也益難。不如五十金。爲標準。苟得兩處首肯。

彼此均需盛惠矣。幸勿餒。但奮勇奔走。不信吾之計謀。完全失敗。且吾平時不輕易向人啟齒。今偶一爲之。或者人將原諒吾之窘况而爲之玉成。計決矣。收拾紛慮。早睡早起。既而恐事不諧。萬念雜糅。眼枯而心不寧。末由驅入睡鄉。卒乃強自鎮壓。始得奏克復黑甜之凱。

詰旦。室中人七時卽起。傭媪呼大雪沒瓦楞。推窗一視。凍合玉樓。光搖銀海。果瑞飛六出也。幸稍止。而寒氾逼人。亟掩襟閉牖。盥漱畢。略進晨飧。卽被鶩着履欲出。傭媪謂道途積雪不易行。當呼街車。室中人掉首曰。汝但善治午殮。吾出門一步。自能履乘乘之。勿煩料量也。遂默計宦家銀行輩。晨起必遲。惟戚夙勤儉。此時起已久。不如先往。乃循地址至戚家。果已起。相見寒暄已。感詢雪深若此。凌晨枉過。必有見教。室中人囁嚅述所求。據實以告。戚笑曰。愚哉。子不自顧。而暇爲人謀。雖然。亦大好事。吾苟收入豐裕。何處不樂爲慈善。無如今歲營業。大不及去歲。肆中開支。尙無着落。幸恕吾心與願違。空言搪塞也。勿誤君事。請速他

聞室中人知其詞遁。再進亦無益。乃振衣辭別而出。已九時半矣。某號經理當已治事。速往。至則經理尙未來。號中人謂少待必可相見。室中人不得已。默坐一旁。心口自商。此等事世俗所駭笑。實言反足害事。當變計。腦輪至千百轉。經理尙不來。意欲去而之他。視時計已十時半矣。一紫面微髯。御舊縐衣之老者入。室中人起而通辭。卽經理也。先就座閱書函。問市情。肆中友絮絮述事良久。室中人屏息以待。既訖。顧問室中人。天寒甚。硯池冰。尙能揮灑否。室中人敷衍數語。因陳家遭訟事。急切欲得金錢。求長者暫移。經理忽攢眉。不似來時之坦易。顧其辭頗謙。謂本應代勞。無如近來生意淡薄。帳情亦阻滯。出入尙恐不能相抵。容予結束後緩籌。如可爲力。當再報命。室中人謂事急如火。不能緩待。奈何。經理曰。然則此間實無術通融。或先向他友設法何。室中人知其以推宕爲拒却。無可復言。遂告辭而出。計此去銀行尙近。卽宜往訪。至則問會計長某先生。一練習引之登樓。果見面有痘癩。薰薰多酒肉氣之

中年人在焉。衣履華潔。望而知非尋常商夥。延入客室坐定。室中人以所假託之語進。會計長夷然曰。吾輩熟識。自當代謀。但攜有抵押品否。室中人囁嚅答曰。無之。會計長曰。然則無效矣。此間章程。尙無空言借款。卽吾輩同事。咸守此例。否則無啓齒餘地。君如謀得抵押物品。必當效勞。况歲暮已迫。遲數日則雖有抵押品亦無效。君速謀之。證券地契飾物均可。室中人語爲之塞。計吾尙無餘貨購置此等物。家中卽有地契。亦不適用於此間。如此難題。不知其納白卷而出也。遂唯唯與辭。會計長畧送數步。至樓梯旁。聲言再見而入。室中人視時計已達十二時。惟有姑歸午餐。更謀下半日之進行。誓不達目的不止也。雖然。鑒之前情。羌無把握。則此後之困難。亦意中事。設十求而十不成。乃徒擲此一日光陰。稿酬斷送。不下五金之代價。惜哉。室中人旣歸。傭媪之午餐已具。殷勤奉進。並以小泥爐煨火。烘熨濕衣。時竊窺主人顏色。不敢問。室中人解其意。慰之曰。爾母女勿憂。吾下午更出。事必成。明日看汝塔釋歸。

矣。傭姬強笑謝。其女亦蹀躞盤餐。聞之。感謝如聯珠。第羞態可掬耳。室中人不多語。進膳已。略吸菸支。徘徊案旁。若有深思者。一時許。復被瞥出門。時日光杲杲。照雪愈明。而寒亦愈甚。傭媪曰。如此嚴寒。而累主人僕僕。洵折福盡矣。室中人不語。匆匆行。遂詣宦家。在新馬路某里。高其閨閤。瀝釘獸環。頗極鉅麗之致。掣電鈴相通。門役出視。室中人雖不時往。然固識之。幸免投刺。則言大人未起。約三時許。可見惟少爺自北京某校歸。先生欲見之。較便也。室中人計姑作盤桓。一睹其子之態度亦佳。遂從閣者入室。獨坐良久。見室中陳設華美。而絕無雅致。且習於西式。不見一幀書畫。案頭亦無冊籍。僅玩具數種而已。良久。所謂少爺者出。年約十六七。貂冠狐裘。裝飾如伶人。佻健之狀。躍然不可掩飾。雖習謙恭。而言詞粗鄙。且時時起立他顧。一若心有所戀。厭客之久坐然。屏後且有小婢窺覘。云某姨相喚。室中人知不可留。問尊大人何時見客。少年言非五六時不可。恐老伯不及待也。室中人不得已。遂辭出。轉折之

書局。適肆主人外出。少坐以待。因與肆夥閒談。問生意佳否。夥謂現在競爭烈。他家多手術招徠。吾肆獨守陳法。故冷落。收帳亦不易。今歲恐無圓滿希望也。室中人聞之心脈搏躍。此等景象。殆十之九不能如願。轉念尙有某友爲名畫師。所獲頗豐。何不一往。正欲起出。而肆主者蹣跚來。寒暄已。直陳來意。肆主現苦惱色。謂生意難做。勢且不支。苟可爲力。斷不躊躇。今歲年關且度過。明春無論如何。必受通融。幸恕予之有心無力也。室中人無可置詞。慨然而出。念前數人者。語言如雷同。皆若仁義道德。待人一出。至誠。皆處艱窘之鄉。有過於我。何天下窮人之多耶。雖然。吾亦太多事。儻忍彼哀痛。充耳不聞。大可作自了漢。何必仰面求人。致徧受悶氣。味同嚼蠟。尙憶某君題畫蠟嘴鳥云。「世味嚼來渾似蠟。莫教開口向人啼。」真教益我不少。然而吾既言之。悔亦無益。俗語云「天下無難事。只怕不用心。」新學家道拿翁語「難之一字。惟庸人之字典有之。」予誓達此目的。只迎頭猛進而已。何故作退餒想。速

行速行。尚有畫友與宦家。終不辜吾願望也。且行且思。則已抵畫家之門。

畫師至勤敏誠樸。室中人入門而呼。畫師正煊染丹青。匠心獨運時也。延之入室。各述近狀數語。畫師言吾正有求於君。有某翁七十壽。欲作一文。且慕君書法。惟潤筆菲薄。

止十金耳。願君半盡義務。室中人聞之。心暗喜。予此時尚有收入。不可謂非幸福。但數微。不知予心中有事。平日以爲得此亦足者。今日殊以區區爲未足也。然更言移借。得毋人笑爲貪壑無厭乎。因欲言又止者再。畫師疑嫌所酬之非。因曰。君少之耶。願某翁吝。恐不能增益矣。室中人亟辨曰。非也。予得此已足。但予心中有事。重累君。故不敢言。今既見疑。不敢不言矣。遂以實告。畫師頷其首曰。此事大善。惜吾今歲家多故。費用不支。否則可完全擔任。願不忍辜君意。吾勉助君以十金何如。室中人亟謝。因言奔走半日。僅得君憐。可知吾輩中尚有同調也。畫師亦太息。即傾囊中二十金授室中人。室中人懷之珍重而別。時計已

逾五時。抵宦家。聞者言主人已乘汽車出拜客。今日北京來一某大人。故不能待。出時曾囑請先生留字。先生可以己意筆述於牋。容主人察核。必有覆函也。室中人無奈。遂受筆楮書所求意。緘而授之。聞者快快歸。幸有二十金。不虛奔走也。

室中人歸。以所得畀媪。謂所缺三十金。汝能自謀否。媪曰。吾已與女盡括所有。以爲必可質二十金。豈知此間典值至廉。僅得九金耳。尚缺二十一金。勢窮力竭。且累及主人。奈何。室中人曰。汝勿復作斯語。吾尚有後望。斷不使此事中止也。傭媪唯唯。因念所籌之途徑。皆已宣告結果。惟宦家允有覆函。然度其爲人。亦十九無希望。非獨吾不獲回鄉度歲。且彼虧篋之憾。何以彌縫。思之心膽爲悸。忽門前剝啄有聲。傭媪啓而入。一僕齎函問。蘇先生是此間否。室中人呼而受之。果宦家函也。畀一名刺而去。亟剖視之。書中大旨言「先生文名藉甚。仰慕已久。况係舊雨。偶有所需。敢不自竭棉力。無如近日小兒爲奸商所誘惑。受交易

所風潮之累。一聲霹靂。竟致破產以償。連日爲此事向各界接洽。尙無頭緒。小兒卽於是日走出。不知所之心緒萬惡。恕不能代謀。匆匆不盡」等語。室中人擲書於地曰。吾早知有如此。然悻入悻出。天理之常。不圖卽於此時發現也。憤憤良久。又計明日何出。俯首沉吟。忽得一策。謂彼婿押警署。警署有文牘某君。吾二十年好友。雖俸金微薄。而聞與其東翁頗沉澁。或者可以一線通融。思至此。姑作自慰想。輟稿不續。引被早睡矣。

明日。雪霽嚴寒。已臘終二十三日。隣里多有迎神蜡祭者。惟室中人無眷屬。且屏除虛文。絕不攝擯。實則囊橐空空。益形蕭索耳。而傭媪與其女之患苦。猶未解決。室中人急人之急。不暇顧他事。被篋復出。直抵警署訪其友。友文士亦長厚君子也。聞所述。扼腕曰。何不早言。吾已將五十金還戚串矣。實則截留亦不妨。但君第以七十金畀我。先釋鄉媪。而後謀君事。室中人大喜過望。果畀七十金。友卽入與長官語。良久出曰。其人已在。可從君去。亦不必復

取保證矣。室中人視之。雖多鄉曲寒儉態。而眉目尙清朗。氣度亦不似浮滑者。其爲人誘惑可知。因語之故。且戒飭數語。謂此後當勤守本業。勿貪意外財。行此犯法事。其人五體投地。感極而涕。室中人與友俱止之。卽別友而出。呼街車各乘其一。揚長歸寓。傭媪迎於門。媪女候於室。相見悲涕。互相怨詈。室中人搖手止勿爾。明日汝女與婿偕歸。速視兒女。一家團聚。則吾之心慰矣。媪及女與婿咸頓首謝。誓必圖報。室中人笑不答。卽握管疾書。謂吾已兩日不續稿。非再謀三十金不克度歲。然時已迫矣。奈何。姑試之。或者尙有特殊機會也。捫囊中尙有金一餅。呼媪易錢購炭若干。圍爐取暖。又沽酒一升。下以鹽豉。方孤芳自賞。不知天地之窄。剝啄又起。則警署友復至。

友言吾念君度歲無資。又鄉人之罰鍰。餘數未足。吾不願遺首尾於署中。故籌得一法。因取予戚所購之某公司股券。供君抵現銀。且可供吾不足之需。君有銀行中友。可與一謀也。室中人趨起曰。吾誠不願與市僧醒醒兒相交

易前之悶氣鬱鬱未忘。奈何復履其闕。友曰。否否。君言殊迂拙。此非不義之財。生計周流。人世間終不能免。但稍忍須臾。一清宿通。精神上亦自有樂趣。何必悻悻。乃爾。室中人思其言殊有理。即亦無言。相偕至銀行。覓會計長。會計長視股券。徐曰。是券固佳。然抵押得錢。手續至繁重。非一二日不能辦也。室中人欲卷懷而出。友視之以目。始勉從

之。比明日。會計長仍云未辦妥。友曰。如是刁難。洵不可忍矣。乃取原券歸。又翌日。友盆息至曰。幸予得富友。允受此券。今昇君百金。明春可歸趙耳。室中人始大慰。市棗糕。具牲醴。羅果餌。為守歲計。適傭媪堵。又持雞魚為餽。却之不可。室中人醉飽大樂。詫曰。此亦好行其德之報耶。

十

清初杜草亭編

南史演義
北史演義

四角册

六角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這部書是由適當的人，
在適當的時候，
用適當的方法做成的”

這是紐約泰晤士報對於
Prof. Thomson—Outline of Science
的批評。 如今這部書已由

商務印書館

分請大學教授十九人

擔任譯述，名爲

漢譯科學大綱

原書是科學界空前的名著

本館譯本是最忠實的介紹

現售預約 人人應購

全書四巨冊 定價二十元 第一冊現已出版

第二三四冊於六月九月十二月續出

預約價(一次交)十二元

(四次交)先交四元六月九月十二月各三元交款取書

印有樣本 承索即寄

百科小叢書

▲是萬有智識的鎖鑰
 ▲是最有系統的叢書
 ▲第一期二十四種出版

本叢書用淺顯的文字與興趣的方法介紹必要的常識編著者均係各科專家深入淺出精要無倫內容有歷史傳記地理遊記哲學宗教社會科學物質科學普通事物文藝等門類無所不包編制極有系統定價低廉力圖普及實為最廣博而最易致的智識之庫

下 列 目 書

- | | | | | | |
|-----------|-----|----|----------|-----|----|
| 氣象學 | 李仲瑛 | 一角 | 法律 | 周鯨生 | 一角 |
|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 楊端六 | 一角 | 修辭格 | 唐 鈞 | 二角 |
| 銀行要義 | 馬寅初 | 一角 | 平民主義 | 李守常 | 一角 |
| 中國關稅問題 | 胡先驥 | 一角 | 貨幣淺說 | 楊端六 | 一角 |
| 細菌 | 周鯨生 | 二角 | 通俗相對論大意 | 費 詳 | 二角 |
|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 岑德彰 | 一角 | 現代歐美市制大綱 | 顧彭年 | 二角 |
|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 邁探先 | 二角 | 經濟思潮小史 | 李澤彰 | 一角 |
| 棉 | 丙佳瑞 | 二角 | 哥倫布 | 劉麟生 | 一角 |
| 實驗設計教育法 | 謝家榮 | 二角 | 曆法 | 林 炯 | 一角 |
| 煤 | 呂 澂 | 一角 | 中國商業史 | 王孝通 | 二角 |
| 美學淺說 | 楊宜昌 | 一角 | 全國一週 | 關 彬 | 二角 |
| 法蘭西文學 | | | 汽機發達簡明史 | 孔祥麟 | 一角 |

馬外編任
 公胡適之
 陳獨秀
 志胡剛復
 李潤章
 皓白陳
 伯程瀛
 石瑛莊
 楊子嘉
 則岳吳
 陶李石
 朱經農
 鮑慶先
 生均有
 具著作
 下期出版

寓言 冬天的蟬

慧心

從來不肯偷懶的蜜蜂，一天一天的只是忙着往花間和草叢裏去採集食物。夏天的太陽，這樣的像火爐般的燒着，他們也仍舊很忠心的天天往花間和草叢裏，做他們的工作。

蟬停在那很高的太陽所曬不到的陰樹枝上，「知道了」的唱出悠揚的調兒。他看見蜜蜂們這樣的在太陽裏忙着：

「我真不明白你們在忙些什麼？你看這里這幾棵樹是何等的高呀！一個人住在這裏，真是何等涼快！你們忙些什麼！你們忙，你們只是忙着絞出你們的血汗，來供養你們的國王！一個人我勸你們不要再想明白了。何苦這樣奴隸般的忙着爲一個人做犧牲呢！」

這許多話，好像一些也不能動蜜蜂的心：

「自然。我們是非常羨慕你有福。但是我們覺得我們願意工作。工作是我們的責任；能够盡責任，那是我們最快樂的事，我們不是爲國王而工作；我們只爲着我們自己而工作——爲預備着將來的荒冷的冬天。我們不願意不作工而帶累別人，所以我們個個人工作，固然，你是較我們爲有福的。但是要曉得呀！「冬天」快要來了！他是一個最嚴厲最公道的審判者。他就要來審判殺戮那些不作工者。「冬風」和「嚴霜」便是他的最得力的二位劍子手！」

蟬正在繁華醉人的夏天的一切境界裏快樂着，那裏會想到將來的事。蜜蜂的話，自然不在他的心上。

渾身都是殺氣的『冬天』，加着鞭追在夏天的後面而來了。大地上頓時另換一層樣子：

花兒掩着淚，被埋在地下了。枝兒和葉兒忍着痛和他們的樹幹分離了。地上滿鋪着白的雪和銀的霜。空氣裏好像有一把大剛刀在那裏呼呼的亂揮着。地球上的一切，都好像被那『冷』『死』『惡』三位神所佔據着。

又懊悔又窘迫的蟬，戰抖着身子往他的友人蜜蜂那

裏去求幫助。蜜蜂看他的樣子，心裏亦覺得難過。

『唉！你也真是可憐。但是在那時候，我早已料到有今天這個日子了。我呢，你的來意，也很明白；但是是一個人只顧得一個人，不是我還要說刻薄的話；不勞動者是終不能永久享受的啊！』蜜蜂拒絕了他。

自然：那只可惜的蟬，終不能逃過那慘酷的冬天的刑罰。

楹聯叢話

此二書皆爲福州梁章鉅先生所輯久已風行海內惟鈔版既多訛謬滋甚本館既覓得先生手輯未梓之三話四話印行特再將是書重加校勘照式精印以餉讀者

六册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
人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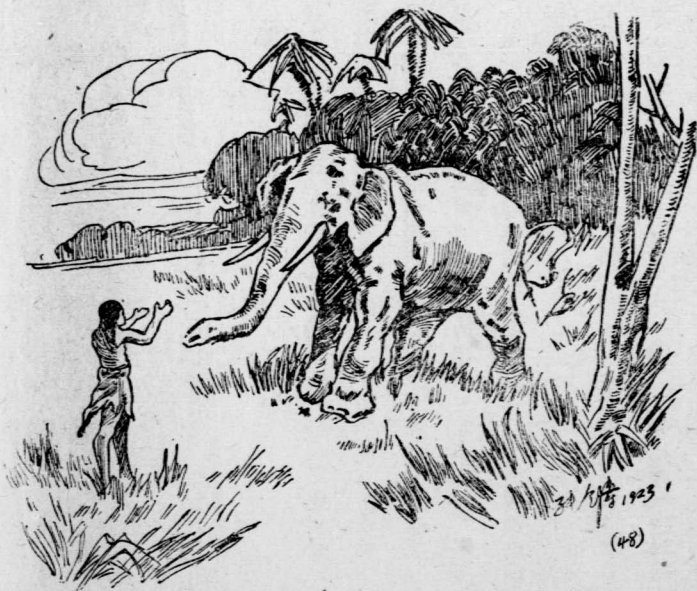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第九章 黑人 (續前)

以後幾年，太山依舊過他的野林生活，沒有大變化，不過年齡日長體力知識也日增。他這小天地的事，也已多曉得些了。在他的心目中看來，就是這荒林中小天地生活，也是饒有興味。春秋佳日，總可以到湖裏河裏去捉魚爲樂。還有那什麼獅哩虎哩豹哩，出沒無常，總得使他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防備着，他們常常的想吃他，他亦時刻的等機會報復。幾年來，他們雖沒損過他一毫一髮，卻是有幾回他的性命差一點兒沒有送掉。獅虎固是靈捷，太山卻是一個閃電，任你再快些也吃不到他。

他又同譚都做了朋友。他們怎樣交結上的，做書的也無從知道，只曉得他倆是很好的朋友，月明之夜，每每見他同那大象散步林中，到了沒有葛藤纏繞的地方，他就高踞象背，隨那象各處的走。偌大的叢林，除大象和人猿外，都是他的死冤仇。人猿中原是同他不對的很多，現在他的

猿友卻已很多了。這幾年中他小屋裏也還是有空就去。屋中他生父生母的骨殖和卡拉死孩的一付小骨頭，依舊陰森森的躺在原處不動。太山也不管他，進屋就是看書識字，到了十八歲，書架上有許多書已能看得下去，寫字只能寫恭楷，草書能看不能寫，英語是天然不會講，英文卻已懂得不少。過了十八年野獸生涯，小時候那一年不算，除卻自己外從沒見過一



太山與大象做朋友

個人。原來這周圍數十哩人猿常來去的地方，沒有大河，非洲土人都愛傍大河而居，此地沒河，土人都不來的。這地方三面是高山，一面是大海，獅虎毒蛇，出沒無定，不知有多少。野人知道此地的危險，也沒敢來。太山雖知道世界上有人，卻生下來從沒見過，心頭總像少了什麼似的，然他開眼界的日子也不遠了。一日，太山正坐在他生父母的屋子裏，忽見東

邊遠遠地一隊人，排成一線，緩緩行來。前面約五十個黑人，身上都背着木槍，槍頭在慢火裏焙得堅硬非常，每人還帶着一面弓，幾枝毒箭，背上負着橢圓形的盾牌，鼻子裏都垂着銅圈，捲毛般的短髮上，插着紅紅綠綠的鳥毛，額角上鯨着三條帶色的平行線，胸脯上也刺着大小三個圈，蠟黃的牙齒鏗得個個是尖的，一寸厚的嘴唇豬鼻一般的凸出在前面，襯得那羣人格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猙獰可怕。後面跟着幾百個婦女小孩，婦女頭上都頂着粗粗細細的泥鉢泥罐，屋裏用的傢伙什物，同大大小小的象牙，壓隊的又有一百個男



太山理想中的黑人

人，身上帶的東西，同前走的五十個一模一樣。那黑人擺的陣勢，像是防後面襲擊，實際上也確是這個情形。原來這一羣黑人，本是聚族而居，安分營生，好好兒的度日，驀地間來了幾個白人，帶着許多土兵，到他們村裏來，又要樹膠，又要象牙，他們攪得恨極了，便倒轉來殺了一個白人一小隊土兵，殺死的人一個個煮來吃，吃了好幾天纔吃完。不料這一殺不好了，那逃得性命的白人帶了大隊的土兵來村裏報仇了，血戰多時，村中人死了無數，前次煮人吃的，現在給人家煮來吃，天道好還，報施不爽，真有這個道理，他們打又打不過，退又沒

處退，只得率着妻孥合村逃到這獅虎出沒的荒林來。

他們遭了劫出來避難，原沒什麼，林中百獸可遭了他們的劫了，一路給那黑人殺掉的，也計不清多少。黑人走了四天，到了一片稍爲空曠些的平地，便停下來，造泥屋，築籬笆，種芋薯大麥，作起家來。此地既沒白人來鬧，又無象牙樹膠可採，安居樂業，種什麼，吃什麼，依舊過他本來的太平日子。一住住了幾

個月，他們不去擾人，人亦不去擾他。有幾回，一個黑人單身深入林中，給賽婆吞噬了。他們知道這林中猛獸甚多，見他到夜不歸，一定是入獸腹了，以後便死守着家園，單身人輕易不出籬笆一步。



(50)

黑人向隊人

有一天，老酋邦格的兒子柯朗格在家裏坐着厭煩，便單身一個人帶着木槍弓箭盾牌，望西信步走去。天已夜了，柯朗格還是向西走，走了一會，便在樹杈裏粗粗的搭一個臺，預備過夜。離他三哩，就是喀卻克猿族所居的地方。次日一早，人猿都起來四散覓食，太山照舊向着海濱小屋走，一路的覓食。其餘的人猿，也都三三兩兩，各自西東，

但總在相離不遠，一喊便可聽見的地方。卡拉單身向東，沿着象路慢慢的走，路上見了爛木頭，便翻過來細瞧，看有沒有可口的甲蟲。正走時，耳朵裏恍惚聽見聲響，急忙立住了望前看，見離他五十碼遠近，一個兩手兩腳渾身漆黑

的怪物，正東張西望輕輕悄悄的走過來。卡拉一見，也不再去看第二眼，撥轉身就走。這時柯朗格已看見了卡拉，心想好一塊美肉，打得來可以飽餐一頓了，便躡手躡腳跟上來，手裏的標槍擺好了姿勢等着。他們走的路很直，所以走了



住地的方進發

地死了。人猿見卡拉倒下，不明白他怎麼死的，有些詫異，仗着人衆，便一齊撲上去死鬥。柯朗格知道人猿利害，不等他們追到，提起脚回身就跑。人猿在樹裏跟着緊緊的追。柯朗格生長蠻荒之鄉，腳底下極快的，人猿追了一會追不

不多幾步，卡拉的背影又已給那黑人看得清清楚楚。只見他手往後一揚，呼的一聲，那枝槍在空中箭一般直標

到，便一個個退回來了。

過來，但準頭偏了一些，那槍沒有着肉，只擦破了些傍邊的油皮。卡拉一聲叫，回過身來去鬥那黑人。還有些人猿都離卡拉不遠，聽得喊聲，都從樹裏飛躍過來。那黑人不慌不忙，拽滿弓，只一箭，正中卡拉前胸。卡拉哀鳴一聲，仆

荒林中從來沒人來過，太山呢？他們只當他是白猿，格萊頓夫婦呢？許多人猿從沒見過，見過的也早忘了，今天這個漆黑的怪東西究竟是什麼，沒見他近身，怎麼卡拉不明不白的就死了。羣猿正是議論紛紛，太山在海濱小屋裏已隱隱聽得人猿的喊聲，知道出了大事，急急的飛跑

回來。還沒到地，已見他的養母卡拉躺在地上，旁邊立了許多人猿，唧唧喳喳的講不清。太山下樹一撫胸口，知卡拉已死，心裏又痛又急又恨，長嘯一聲，伏下去撫屍大慟。太山一生撫養他的就是這一個，愛惜他的也就是這一個，現在死了，教他怎的不痛。就算卡拉不是人，不過是個猙獰可怕的母猿，便又怎麼，太山不是他辛辛苦苦撫養大的麼，沒有他，太山何能活到今日，太山的眼睛裏看來，卡拉便是自己



一個黑人追趕母猿

的生母，天性中便不知不覺的孝他愛他敬他。便是他生母復生，太山待他也不能比現在的待卡拉更為親暱。便是他生母在世時那種噓寒問暖事關心，也不能更勝卡拉的待太山。現在卡拉忽然死了，叫他那得不痛。太山哭了一場，就問傍邊的人猿卡拉怎樣死的。人猿便告訴他，一個頭上長着烏毛身上光滑滑的怪黑猿，手上帶着一個彎彎的東西，一拉就有一根小的樹枝放出來，把卡拉

殺了。太山聽了，也不再問，撥轉身向東就追。他知道那黑猿定是循着彎彎曲曲的大象路走的，便由小徑裏直抄過去攔截。跑了一點鐘，又抄到象路上來了，便跳下樹來，細細的看地上的泥土，尋那足印。尋到一條小溪邊，果然見一個足印深入泥內，那足印的式樣，林中除自己外沒有第二個有的，但比自己的卻大的多。太山見了，心裏不由得詫異道，難道我今天追的是個人麼。再細細的看，見溪邊上好幾個足印，有向東的，有向西的，



母猿殺黑人射死太山大

那向東的足印明明是纔踏了不多一會，看來這黑猿過去不遠，便跳上樹向東飛追。不到一里路，已見那黑人立在前邊一小片空地上，手裏彎着弓，一枝箭已在弦上，對面搖尾張鬣蹄着一隻野豬。太山在書中也曾讀過 Negro 那個字，但書中畫的 Negro 同這個 Negro 比起來，真是相差不曉得有多少，便疑心他不是

Negro。忽然一個觸機，想到了書中寫的

A stand for Archer

心想這定是

Archer 無

疑。心裏一高

興，脚下險些

兒沒有滑下

樹來，忙用力

一挺，纔立住

了。那時野豬

已低着頭衝

上去，那黑人



一箭射去，正中野豬的頸。一箭纔放完，第二枝箭已裝在弦上，不料野豬已衝得來，黑人來不及躲閃，便輕輕望上

一縱，野豬從身下躡了過去。野豬剛躡過去，那黑人已飛

快的旋轉身子，颼的一箭，又射在背脊上，隨後就縱上了

一棵樹。野豬頸裏着了一箭，背上着了一箭，回轉來再要

鬥，不知道毒氣已進了心，跑得不多幾步，就仆地而死。柯



朗格跳下樹來，取出刀子，割下一塊野豬肉，就地生了火，

一邊煮，一邊吃。太山那時原要下去殺他，轉念一想，不

且先慢慢的在後跟着，左右是他掌中物，逃不到那裏去，

且再等一下，看他走到那裏去，等他手裏不拿弓箭時再

從從容容下去殺他不遲。

吃肉燒人黑看偷上樹在鬆山大

肉，生吞活剝的吃下去。他生平沒見過火裏可以煮東西吃，心想好好兒血淋淋新鮮鮮的肉，要把他燒得枯焦了纔下口，算什麼，莫不是

那黑人和阿拉（猿語即

電火）是朋友，今天來分

他些食麼。不管他怎樣，我

還是吃我的生肉。吃了一

大飽，摸摸肚子够了，便把

血淋淋的兩隻手在大腿

上抹乾淨了，爬上樹再去

跟蹤那黑人。同時倫敦城

內格萊頓的小兄弟襲了

乃兄灰石爵士的銜，也在

爵邸裏午餐，因廚子煮肉煮得不爛，還叫拿下去重燒。午

餐用完，太山是抹抹腿就算了，那灰石爵士，卻一定要

把尖尖十指在銀製的洗手碗裏洗一會，還要拿香水噴

一下，雪白的絲巾抹一下，纔算吃飯的大事了。閒話不提，且說太山在柯朗格背後直跟了一天，一天裏見他又

射死了一隻土狼，一隻小

猴，都是着肉就死的。太山

常見林中野獸往往鬥到

遍體鱗傷兀是不死，現在

小小一個箭鏃子，不論什

麼野獸，着肉就死，便料定

那箭鏃不會有這般力量，

一定還有什麼東西在內，

將來須得考究考究他。那

夜，柯朗格睡在一個樹杈

裏，頂上三十尺，蹲着太山



席筵吃敦倫在個一肉生吃地野在個一人的家一是同

陪他。柯朗格一早醒來，一摸弓矢不見了。這一嚇非同小

可，急忙上上下下的尋，尋了半天，那有弓箭的影子。心想

這怎麼好，那支標槍昨天擲人猿不中，又沒有拿回來，現

在弓箭又丟了，身邊只有一把刀子，够什麼用，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還是趕緊回家爲妙。他知道離家已不遠，便兩步併做一步拼命的望家裏逃。

且說太山取了弓箭，把來緊緊的結在高枝上，扳斷一個樹枝，做個記認，預備回家時再來取。結好後，腳底下稍緊一緊，便追

上了柯朗格。那時太山原可下手，因要看他究竟走到那裏，便縮住手，仍舊跟着走。走了一會，果然看見



前面一片大空場，那一頭，許多奇奇怪怪的小房子。這時兩人已是一上一下的走到樹林邊上，再走幾步便是空地。太山心想這時再不下手要嫌遲了。說時遲，那時快，刷的一聲，太山手裏的繩圈，已從樹上直飛下來，套住了柯朗格的頭頸。柯朗格待要出聲喊時，太山手一抽，繩一緊，

已把他氣管閉住，出聲不得。再一拉，柯朗格已高高的懸在半空中。太山索性爬上高枝，把那黑人拉到濃密的樹葉裏隱着，然後從從容容下

太山爲母復仇將黑人套住殺死

來，拔出身畔獵刀，對正他心口一連幾刀，卡拉的仇方報了。事畢，太山把那黑人細細的看了一會，把他的刀和刀鞘拿了，腳上的銅圈，他看着有趣，也拿來套在自己腳上，再週身的看了一番，然後做他那人生三大要素中最要緊的一件事，取出刀子，揀死人大腿最肥美的肉割了一塊，放在口裏。列位看到這裏，不知作何感想，好好一個世家子，只因不幸生長蠻荒之地，便弄到腦子雖像人，天性也像人，而飲食起居簡直與禽獸無異。列位看了，心頭還是作惡呢，還是可憐他。脫白喇生前同太山也是你恨我我恨你的，而他死了，太山非但沒吃他，連心裏都沒有轉到這種念頭。同類相殘，人猿不當他什麼壞事，同類相食，連人猿都不許的。至於那柯朗格算什麼，他還不是同林中野獸，一樣的一個野獸麼。不是你吃了我，便是我吃了你，吃他有什麼不該呢。太山心裏本是這般想，以爲吃

這黑人是他應得之權，不意第一塊肉還沒吞下，忽然自己疑心道，人吃人書中從沒見過，這 Archer 不是個人麼，既是人，該不該吃他呢，人類究竟吃人不吃人呢。口問心，心問口，問了一會，口也不知道，心也不知道。既不知道，想來是無妨，把他吃了罷。不道那塊黑肉還沒下喉嚨，心頭一陣作惡，到底是吃不下去。他也不懂是什麼緣故，只覺得這塊肉今天是吃不下的了，便吐了出來。天性天性，這兩個字是不錯的。卡拉死了，替他報仇，是天性，殺了仇人，不食其肉，也是天性。不然，太山一生沒見過人，也不知道大千世界中人住在那一處，怎能懂得吃人是傷天害理的呢。太山今天那塊肉是一定不吃的了，肚子裏卻有些飢腸轆轆，便趕緊把柯朗格的尸身放下來，鬆了繩子，迴身跳上樹就走。

(未完)

中國商業公學 函授部招生

本函授部為推廣商業教育起見
 分設(一)國文商業
 (二)英文商業科(3)簿記專修科
 均備有鉛印講義
 按期寄發由淺入深
 批發還且規定學費極廉
 兩期即復命題課作
 有志嚮學者不論遠近
 均可報名函索章程
 附郵即寄上海北泥城橋本公學校長楊公炎佈

小又(91)



瞻慕

張華髮長喜地千古社美審美
 觀念後古不改中華姊妹歌亦踴躍
 之光華及常保其文觀惟用「瞻慕」
 慕復發妙品能達其目的
 中國各大城市均有出售
 廣東省城西關西門外廣生堂藥行

13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英文科
 國語科
 算學科

可隨時報名入社君
 如每日省下二小時
 可得一種極有用處
 的智識
 詳章函索即寄來函
 請寄上海寶山路商
 務印書館編譯所



一隻疑惑的小燕

張枕綠

一隻小燕子覺得處處受他母親的束縛。離巢既有限制的時間。喫食又有一定的多少。心中老大不快活。有一天。他母親到外邊去了。教他獨自守巢。他正在不耐煩悶的時候。一陣從新世界吹來的風。把那風裏含有的革命思想的分子。直吹進他的腦袋裏。他撲一撲小翅。拾一拾羽毛。頓時變爲一個過激主義者了。但那幾千年遺傳下來的穩健性質他倒底一時改不掉。他還要徵求各方面的意見。便啾啾叫了幾聲。似向他的寂寞的家庭道再會。振翅隨風。很自由的飛到各處去了。

那時夕陽已下。夜幕未張。他盤旋在一條河流之上。聽那湯湯流水之聲。正在心曠神怡的當兒。忽又聽得臨水人家。似有兩人說話之聲。暗想你要錯過機會。便飛得高些。

在樓窗簷下。窗正開着。他望進去見是人家的臥室。房門正掩着。一對少年男女。好似夫妻倆模樣。側角坐在靠窗的桌旁。

他只聽見那女的瞅眼對那男的看着說道。「這時難得你有閒了。我且問你。今天早上我不會向你說過麼。我想喫蝦仁炒蛋。不是我貪食。實在一連幾十天。喫的菜肴總是那幾樣。喫得倒胃口了。我道是你聽得了。總會記在心上照辦的。什麼我又虛願了。究竟是你忘掉了呢。還是你捨不得拿出錢來。我要喫的東西。不支公帳。想你當還供給得起這些些哪。」

那男的陪笑低聲說道。「不錯。我的愛。但你應該恕我家。有父母在上。做兒子的自己拿出錢來做菜。備給妻子喫。」

驟似乎帶着不滿意於父母所支配的意思。縱使父母不說，心中難免沒趣。如教廚子做了，端進私房來。那家人每天同桌喫慣的。忽然有一次你不到了。必使大家動疑。給他們察破了。格外見得你的小氣。我爲什麼吝這些些。使你不快活呢。」

那女的改變責備的語氣而爲微歎道。「咳，好忙啊！舅母來了。要我倒茶。要我和伊攀談。說話之間。稍一粗率。婆立刻就要替我更正的。陪伊喫飯。一定要推三讓四。獻盡慇懃。才算得做媳婦的賢慧。就是我敬菜鬆懈了些。婆就在暗裏說我不會做人。待慢親眷了。又要我巴結。又要我挨氣。我可真是幹不了。」

那男的順着道。「別說了。今晚上文仙舞台的戲好不過了。我有意和你同去一看。你不是已有多時不出去了麼。剛纔我在說話之間。提起了看戲的話。父親就說。誰有閒工夫陶情作樂。做正事還嫌來不及呢。那明明是知道了我的意見。故下一個強有力的阻令。總而言之。我賺錢還

少。不夠生活時供給。不然。我們儘可自立。要怎麼辦就怎麼辦。誰可來干涉我們。

房門推開。一個婢子模樣的走了進來。他們的談話突然終止了。那隻小燕點了點頭飛開。啾啾叫了幾聲。預備飛回去向他母親開談判了。

但他離開窗簾。沿牆飛過去時。見那相距兩堵牆的所在。也有樓窗。也有男女說話之聲。自內傳出。他有心耽擱。不怕回巢去時受他母親的責備了。飛到那邊一扇窗的角上。蹀了脚。注意那窗中。

窗中也是一間臥室。一男一女對坐在窗前的桌旁。不過門是開着。那男的左手打算盤。右手忙着寫帳。口中咕嚕着說道。「這撈什子的家用帳。也要我管理。五文錢開水。十文錢自來火。又件件不能漏寫的。真是累墜。要是父親不早死。這種事輪不着我管。」

那女的手拍着靠懷的孩子。順口輕聲道。「原是啊。五文十文錢的用途。也都要我經手拿出去。兩個人管這些小

事忙個不了。要是婆婆在着。我也何必煩心呢。還有我們年輕的人。對於禮節上自有許多不週之處。現在有誰來指導我們。幸虧你姊姊是自家人。到娘家來看望我們。不會責備我們欠禮的。我自覺對伊很抱歉呢。」

那男的放下筆來。算盤也不打了。接口說道。「今晚上文仙舞台戲實在好。你也是喜歡看戲的。要是有老年人看

守家門。把這小孩看護好了。我門就可在此時候動身了。然而現在不能。除非也把小孩和婢子帶去。把門關鎖了。可是深夜歸來。難保小孩不受寒。門戶又不能十分放心。總而言之。我們家中缺少了老年人。」

那隻小燕子疑惑了。離開窗角。兀自盤旋在河流之上。

(完)

▲名醫的診斷

病人說 我只管多喫飯 肚子總是很餓 不知什麼緣故 醫生說 你平日什麼東西喫得多 病人道 喫得最多的 只有是藕 醫生恍然道 不錯 我明白了 你喫的飯 一齊嵌入藕的洞中去了



留聲機器市上流行種類漸見

其多惟欲辦聲音準確機件堅

固則舍本公司之雞牌商標鑽

針機器外恐難滿

諸君之意故欲備此項機器者請向敝公司購

取大小式樣惟君所欲唱片則生且淨丑譚

劉楊梅無美不備家庭中得此一機實屬興

趣無窮而友朋送禮尤得人人歡迎也

天津法馬路十六號

上海百代公司啓

四川路九九號
香港皇后大道七號

各大商埠均有出售



世界名畫
家小傳

拉法爾

周香民

拉法爾一千四百八十三年生於奧平羅地方。他的父親本是個美術家。奧平羅及各村的教堂。都是他畫的。拉法

爾小時。即隨着他父親。未嘗離過。所以對於畫的門徑。早已熟悉了。在愷利繪畫教堂的當兒。就能助着他的父親描畫。他的父親看出他有天賦之才。很是可造。欲得將他放在拍奴及羅去學習。拍奴及羅那時是個首屈一指的畫家。

可是他的父親未遂心願。就逝世了。此時拉法爾才十一歲。有個叔父深知乃兄的願望。即將他送入拍奴及羅那裏去學習。固是師學淵源。非比尋常。在拍奴及羅那裏學



拉法爾自畫肖像

了四年。關於描寫塗色完全都上手了。到了一千五百零四年。仍舊回到奧平羅。在此處他畫過數幅肖像。嗣後即往佛勞倫司考察去了。他看見佛勞倫司美術家的作品。都是畫得精神活現。生氣勃勃的。他即專心研究。末後竟能領悟他們的玄妙工夫。再那時利奧拿圖和麥且來及路的畫譜。盛極一時。他從這些畫譜中。也長進了許多學力。後來羅馬教皇請他到羅馬去了。叫他擔任裝飾宮殿的事。宜。他即着手。和他的學徒們。並召集許多助手。完成這樁可驚的工作。真是裝飾得光怪陸離。十分燦爛可觀。無怪

他博得大大的名望。拉法爾未往羅馬以前，曾畫過數幅聖母圖。其中有一幅是雪師叮教堂中所掛的。要算最宏壯的了。實爲他生平的傑作。無論何人看了這幅畫的內

容。莫不驚奇贊歎。就是老

農婦稚。看了這幅畫。也要

感動。掉下淚來。心中啓發

了一種新的希望。因爲他

畫那聖母和耶穌的像。個

個畫得神形畢肖。體貼入

微。若耶穌的眼。慘淡沉默。

畫出那後來遭難。爲教犧

牲的模樣。大可以使人發

生悲感的能力。還有他畫那耶穌變形節的畫。也是他生

平的傑作。不過他祇畫了幾部分而已。並未畫成的。當他

畫耶穌變形節的時候。有一天。因有要事。急急忙忙趕入

宮殿。謁見教皇。適在寓室裏。不知不覺怎麼得了感冒。就病起來了。他起了這個暴病。全係勞力過度。不知自衛而

成的。沒病了多久。到了一千五百二十年就病死了。年才

三十七歲。他的行爲。很是

謙讓和平。作事又很忠信

誠實。井井有條。未嘗疲倦

過的。所以他的生命。雖然

這般的短促。造就的事業。

却也不少哩。他死之後。羅

馬人非常惋惜。因爲他的

技藝。在他同時那些美術

家之中。評判起來。要算他

最好的了。他出葬的當兒。異常熱鬧。他畫那張耶穌變形

節的畫。載在棺架後頭。上面的顏色。那時還沒有乾呢。已



作爾法拉

圖母聖

原來那片足有半張計開大小。上面除了薛兆孫三個字的姓名之外。另加七八行小字。正待細看。那薛兆孫已把頭湊了過來。手指着那片說道。兄弟現在上海。一個人兼任了七八件職務。實在忙的喘不過氣來。先生請看這是務實專門學校校長。這是中西儲蓄銀行分埠經理。這是三六廣告社社長。這是大東墾牧公司總經理。這是五洲大書局編輯兼發行主任。這是新新印刷公司主任。這是中國學術研究會會長。這是商學職業介紹公司總理。這八項都已印在上面。另外還有一個職務。却帶着些祕密的性質。不能刊布出來。說着又伸長了頭頸四面張探一回。才低聲說道。這裏沒有外人。在三位都不是政界中人。說了也不妨。兄弟新近和中山覺生等幾個民黨中人。組織了一個愛國同仇社。他們便推舉我做了駐滬幹事。這社所便設在舍間。中山上次微服來滬。還在舍間徘徊了幾天。對於社務的進行着實討論了一番。我當時又忍不住問他道。閣下貴庚多少。以前可在那一個學校裏讀書。

薛兆孫道。兄弟今年十九歲。以前曾在青心中學校讀過半年。後來因為做爛伯太炎章公和做業師南海康公都勸我不必讀了。所以我便停了出來。專門致力於社會事業。去年秋裏。做業師約我一同到美國去考察教育。我因為擔任的職務太多。實在難以分身。只得婉辭謝絕了他。薛兆孫說到這裏。不但我聽着疑駭。便是旁邊那兩個女學生也怔住了。大家睜着眼在那裏猜想。想不到小小一個吉川地方。出了這麼一位青年大偉人。憑着他這點子年紀。會有這麼些能耐。若不是個神童。怎會够的上咧。可煞有一層奇怪。他既從小是個神童。我們同處一鄉。怎會連姓名也沒聽見過呢。再者我們吉川鎮不比通都大邑。鎮上那幾家望族。寥寥可數。這薛姓的也從沒聽見過。這是甚麼緣故呢。我越想越疑惑。正待再詳細探問。忽聽汽笛聲響。接着一片人聲喧嚷。那船已到一個小碼頭。靠住許多旅客上去下來的亂了一會。那船重復開行。這時客艙裏人擠。有兩個鄉下老婆子。遲到了一步。沒有坐處。被

人家擠在船舷上。很覺危險。我便招呼他們進官艙來坐。那兩個老婆子都是懵懂人。嘴舌又瑣碎。坐着沒事做。便瞧住了我們四個人相公長小姐短的閑扯淡。扯了半天。見我們不大理會。也只得安靜了些。那薛兆孫好容易等他倆的話匣子閉了。才又從身邊拿出一幀照片來給我們看道。這裏面都是中國學術研究會的同志。有幾個是務實專門學校的校董。這立在左面的就是家嚴。薛兆孫說着。旁邊那兩個老婆子也湊過來瞧。瞧了一會。一個忽然嚷起來道。阿呀。薛老五。薛老五。那一個道。怎麼。誰是薛老五。這一個伸出釘耙似的手指指道。你瞧你瞧。這個不是撐航船的薛老五是誰。那一個細瞧了瞧。也笑起來道。是呀。果然是薛老五。只是他身上衣服穿的爲何這樣齊整。那裏還像一個撐航船的朋友咧。這一個又擡頭向着薛兆孫細瞧了一回道。阿呀。你不是薛老五的兒子阿狗麼。怪道呢。我說你方才說話的聲音却怎地與老五一般無二。而今果然瞧出來了。你額角上那一個指頭大的

疤。不是小時候爬灶沿掉下來撞破的麼。咳。你看時光過的够多麼快呀。咱們有幾年不碰頭。你就長的這麼高了。你爹老五而今還在喬阿桂船上麼。你媽仍住在鄉下呢。還是住在上海呀。這婆子一路絮絮叨叨問個不了。薛兆孫一張臉紅得好像豬肺一般。答應又不好。不答應又不好。嘴巴裏咕咕嚕嚕的也不曉得他說的是什麼。可憐這一座偉人架子攢倒了。再也扶不起來。我這時心裏已瞧科了幾分。起初也覺得好笑。既而一想。古人說的好。英雄不論出身低。父親撐航船。難道不許兒子做偉人麼。拿門閥論人。我的腦筋也就未免太陳腐了哇。我自這般想。可奈那兩個女學生也猜透了個中真諦。忍不住格格的笑。笑的那薛兆孫更覺不好意思起來。這邊說話的老婆子見薛兆孫不答應他的話。便回頭和他的同伴扳談道。老阿嬈。咱倆怪道都要老咧。你瞧阿狗都長的這麼大了。我記得他七八歲的時候。他媽帶了他到我家來吃過節酒。他拖着兩條鼻涕。專好和我家那個小孫子毛因搶炒蠶

豆吃。那時他腳上穿的那雙紅布鞋子，還是我給他做的。他同伴插嘴道：「你以前不是和他家做着鄰居麼？他道：「怎麼不是。不但是鄰居，咱們還沾着點兒親戚。他媽是我的寄女兒。所以他小時候也叫我寄婆婆的。說着又回頭問薛兆孫道：「阿狗官，你而今是不認得我了。但你小時候，我也不知抱過了多少次咧。你十歲的一年，你爹要送你到上海去念書，你媽不肯，我就勸你媽道：「七小姐，你別固執呀。你瞧阿狗官官長的够多麼俊。說話兒又乖覺伶俐。進了洋學堂，念了洋書，將來一定能做洋官。那時你可享福了。你現在執着不給他去，叫他一天到晚跟在父親身邊，學些推船呀扳船咧。縱然學的精明，也不過是吃一口航船飯。不識字那裏會中狀元呢。好女兒，你聽了我乾娘的這一句話罷……這一番話果然把你媽說動了。才任你爹把你領了出去。而今你果然出息了。身上穿的這麼包包裹，裹煖和和的。阿呀，你身上這件東洋短衫，是拿甚麼布做的。老阿嬌，外國人的心思真巧。你瞧這藍布

怎麼織的，有這樣細呀。話未說完，那兩個女學生實在忍不住要笑出來了。幸而船已到埠，大家收拾東西，預備上岸。一陣子亂，便混了過去。臨別的時候，薛兆孫又和我們殷勤訂後約。我們含糊答應了。他才自去。過了幾天，我又因事到滬。在一個朋友處談起薛兆孫的事。我那朋友說：「也和他會面過幾次。但對於他那種行止，恰也有些兒懷疑。當下又在一张報紙上檢出一條務實專門學校的招生廣告來給我。只見上寫着：

本校共分國文專修科、英文專修科、算術專修科、地理歷史專修科、圖畫手工專修科、中學科、師範科、高等小學科、初等小學科、幼稚科等各級。不論男女均可插班。并免考試。欲寄膳宿者，另備高大宿舍，清潔飯食。校役招呼週到。早晚出入便利。一概費用，均極低廉。誠本埠第一良好之學校也。凡有志求學諸君，速來報名。萬勿自誤。

校長薛兆孫白

我瞧着也納悶。說這學校招生廣告，怎麼做的，倒像旅館

裏招徠顧客的一般。但這也是私立學校的通例。只向我的朋友說道。他這學校既說的這樣規模宏大。咱倆何不同去領教領教。去過了一次。便知分曉。我朋友聽了。贊成我的話。當下我二人就按着他所說的地址尋去。直尋到街堂底裏。才見一所屋子。兩扇破牆門上釘滿了洋鐵皮的招牌。除掉務實專門學校的一塊牌子之外。還有甚麼會甚麼社甚麼公司甚麼辦事處之類。紅的綠的。新的舊的。排列的密密層層。推進門去。只見裏面倒是矮矮小小的。兩上兩下屋子。底下一間裏面擺着一隻印刷手動機。和幾行鉛字。窗縫裏望進去。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瘦孩子。塗了一臉的油墨。正在那裏印一張名片。第一張印好了。便把來反插在窗子的玻璃縫裏。我們瞧那名片上印的分明是黎元洪三個字。旁邊還註着現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銜。但不知黎大總統的名片。爲何要特地趕到上海這一引小印刷所裏來印呢。隔壁一間陳列的整齊多了。想來就是那位薛兆孫先生的辦公室。我們進去的時

候。這位薛先生正拿着一條雞毛帚在那裏拂去茶几上的灰塵。他一眼瞧見我們進來。忙丟了帚子招呼讓座。我那朋友是專喜說刻薄話的。一見面就笑道。薛先生一日萬幾。今兒怎麼還有工夫在此拂拭几椅。難道是學的阿侃運壁麼。還是要提倡勞工神聖呢。薛兆孫臉上紅了一紅道。不是不是。方才小价出門去了。我偶然瞧見椅子上有一個蜘蛛爬着。所以趕掉他的。我那朋友道。這就是了。可是我們此番來拜訪。是因爲敝友平日仰慕貴校的規模宏大。組織完美。所以特地約了兄弟同來參觀的。尙望薛先生不吝指教。薛兆孫聽了。躊躇了一會道。兩位惠臨。本來應該奉陪。可奈敝校的校舍。現在尙在建築。這裏也不過是暫借的。而且這一課是音樂（音洛）敝校裏上音樂（洛）課是照例禁止參觀的。正說着。忽見隔壁那一個排印名片的瘦孩子跑了過來。向着薛兆孫道。哥哥。昨天那招牌店裏的人又來了。坐在那裏要錢哩。薛兆孫道。知道了。你去罷。那瘦孩子退了出去。薛兆孫又向我們

道。二位請坐一坐。等我去去就來。說着已起身到隔壁去了。薛兆孫去後。我那朋友又向我歪歪嘴巴。叫我看看那壁上掛的匾。我擡頭看時。只見這匾是用一張白紙糊的。中間寫着教育之光四個大字。旁邊還有務實專門學校開幕之喜。和淞滬護軍使何豐林題贈的款識。不知爲何那開幕的幕字寫作慕字。護軍使的護字寫作獲字。正在研究。忽聽隔壁印刷所裏有人嚷道。你們既開得起什麼公司什麼公司。難道幾塊招牌錢倒付不出了麼。這樣拖三欠四的究竟到幾時才有。這人嚷罷。接着像是薛兆孫的聲音說了兩句不知甚麼話。那人又嚷道。明天還有明天。

下禮拜還有下禮拜。我脚底上又沒扣住了月份牌。那裏來的工夫替你跑這些冤枉路。你們這種整腳公司。別叫我替你們害羞了。咱店裏要是都接着像你們這種主顧。咱們只好喝大西北風了。說到這裏。那聲音越發高了。我耳朵裏覺得有些聽不下去。只得拉着我那朋友道。他們這裏有事。咱倆不必參觀了。還是回去罷。說着便一同走了出來。這件事已隔了好幾個月。但至今想起來對於這位青年總覺得他帶着些兒神祕的色彩。咳。有了像上海這樣的神祕社會。自然要產出薛兆孫這樣的神祕青年了呵。

商務印書館
發行

演	秦
義	漢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學。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餘萬言。分訂四冊。內容豐富。記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爲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四冊 定價八角



改造

小謝

范懷敬今年已經在中學校卒業咧。他那一般裏。一共有百餘人。可是品學兼優的。却只有他一個。每次大小考名次發表後。第一把交椅。總像是他包定的一般。再沒有脫空的時候。因此全校中。上自校長。下至工役。沒有不欽佩他的。行畢業禮這天。發出證書來。自然還是他的第一。另外又得了不少的獎品。歡歡喜喜的捧回家中。告知父母。好不得意。

他的父親。乃是商場中人物。半生經營。苦的始終沒有大發展。每月所入。僅足敷用。幸喜人很明白。竭力想將兒子培植成材。以爲暮年倚靠。現在見懷敬中學已經卒業。便摒擋一切。預備命懷敬繼續入大學校讀書。

有天老夫婦備閒談中。便提起這件事來。懷敬的母親。很

表示不同意。她說。懷兒今年已經十八歲的人了。現在中學既已卒業。我看第一趕緊給他弄一頭親事。將他的心管束起來。以免後來在外面鬧出笑話。你呢。添一個媳婦。早晚也多一個人伺候。而况一年半載後。能夠生下一個孫兒女。你我膝下。豈不更加熱鬧。至於讀書的事。且俟結婚以後。再辦不遲。你覺得我的話怎樣……懷敬的父親。一來拗不過伊。二來覺得伊的話。也頗有幾分道理。因此便表示同意。擱下懷敬投考大學的問題。却努力替他進行婚事。

照上文看起來。懷敬的品學。可要算青年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了。不料老天不肯做美。偏偏給他一個大缺憾。真應了古語所謂。「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以翼者兩其足」的

話。他的缺憾是什麼呢。便是他那副面孔。太不掙氣。五官位置得着實欠妥。又加粒粒大麻。星羅棋布。油光滿面。色黑如墨。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在家庭中。他父母到一毫不覺其醜。反而還要時刻稱贊他。容貌生得厚重。這也是古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不足為奇。在懷敬自己一方面呢。面孔已經生就。無可更改。為待己從寬起見。只好依然顧影自憐。假設不醜。可是一跨出自己家庭。便難說了。但凡看見他尊容的人。無不掩口胡盧。忍俊不禁。學校裏同學。總把他當作取笑資料。往來街頭時。尤其可恨的。便是一般頑童。三三兩兩。拍手喊着黑大麻子來咧。久而久之。這黑大麻子四個字的外號。竟自不脛而走。馳名遠近。真叫做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可憐懷敬擊着一腔烏氣。幾乎漲破肚子。但是無法可設。只好自己怨命罷了。

而今他父母要想替他說親事。鎮日東奔西跑。雖是竭力誇獎自己兒子。讀書如何用心。才學如何廣大。性情如何溫柔。品行如何端正。說得天花亂墜。一場胡塗。但是女家

不問別的。只消聽說是著名的黑大麻子。那一顆腦袋。由不得便要往橫裏點了。連說多家。俱是如此。甚至介紹人受了范老先生請託。不待通知女家。先就一口拒絕。說請你另外託人罷。別連累我碰釘子了。老夫婦倆舌敵唇焦的。鬧了整整一個暑假。依然毫無結果。好不生氣。明知婚事。一時決不容易成功。只好命懷敬姑且先入大學。以後再說下文。那懷敬心裏的難過。也就可想而知了。光陰荏苒。懷敬自入大學。算來又屆卒業年限。這四年中。他的學問。突飛猛進。成績之佳。宛如他在中學的時代。可是他的尊容。受人揶揄。依然不減當年。那大學校雖是男女同學。他却始終沒有結交得一位女友。一般女同學見了他。總是抱着一個敬而遠之的主義。校內如此。校外更不用說了。

他挾着一個學士頭銜。回到家鄉。父母自然非常歡喜。免不得舊事重提。又替他說說親事。滿想他現在是大學畢業的學士了。迥非昔日中學生之比。或許竟有人不嫌相

貌而愛學士也未可知。但是結果理想和事實背馳。依然是乘輿而出。敗輿而返阿。

敬懷好生氣悶。暗想自己為何偏偏具了這麼一付可愛的面孔呢。不特自由戀愛的滋味。沒有福氣嗜嗜。竟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式婚姻。都百無一成。難道這一輩子。硬要當鰥夫麼。

他鬱鬱的又過了一年。有一次因事到某處去。無意中碰見一位老同學。彼此道起別後景況。方知那位同學。自中學卒業後。便乘船放洋。上月才回國的。大家談得投機。那位同學。便挽他到家裏盤桓幾日。一天除了研究學問外。懷敬便要他把在外洋見聞的事。鶻零狗碎的談談。聽到了很有趣味。有天那位朋友。偶爾談起外國醫術。近年真有可驚的進步。古人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現在差不多真要到這一步了。懷敬聽了這幾句話。心裏猛然一動。遂問他說。一個人的面孔。要重新改造過。可辦得到麼。那位朋友把他面孔一望。不禁笑了。答道。怎麼不能。這種辦法。

早已發明多時了。懷敬心裏這一喜。非同小可。連忙把自己所感受的苦惱。一一告訴他。并向他探聽改造面孔的詳細情形。那位朋友。低頭默然半晌。向懷敬道。這種發明。我還是耳聞。并非目見。確否不敢斷定。你也不犯為這幾句話。遠涉重洋。倘若不確。我如何對得起你。現在我却有個絕好絕靈的改造面孔法子。但是先有個條件。你須辦到了。我才能告訴你呢。懷敬喜的忙問什麼條件。那朋友道。不是別的。因為我這個秘法。萬金不易。看在我相好份上。方才肯傳授你。只是你現在家境。並不充裕。拿什麼來酬報呢。所以我要候你財產十分充裕後。才能告訴你。懷敬再三要求他。先傳授法子。以後一定重重酬報。那位朋友。一口咬定不行。懷敬沒法。只好依他的條件。從此努力謀經濟上的發展。

一個人要想發財。談何容易。那怕就有那種運氣。也非一時所能辦到。懷敬這時希望改造面孔法。急於星火。恨不得立地變為巨富。以便他朋友好早日傳授秘術。只要面

孔一美。個把妻子。到手有何希奇。但他雖是這樣着急。只是天空又不曾雨金。那裏來的財發呢。

過了不久。也是懷敬運氣太好。合當發一注橫財。恰好某處交易所雲起。生涯極佳。他便拼拼湊湊。成了一筆款項。冒險去試探一下。居然竟賺了一個對本。他於是索性放開胆量。接二連三的做去。一年多功夫。足足賺了數十以至百萬。真真出於意料之外。

盤金還鄉。安置妥帖。第一樣事。便是去尋那位朋友。要他傳授改造面孔的法子。那位朋友問他的近况。不禁連連咋舌說。足下真好運氣啊。懷敬見他延宕着。不肯告訴

自己。究竟什麼方法。心裏好生焦燥。連連催問不已。那位朋友大笑道。法子麼。不是別的。就是金錢兩個字。我早就告訴你了。還斷纏我作什麼。懷敬聽了。不覺一怔。想了一會。不禁恍然大悟。

一年後。有人見懷敬和一位美麗女郎。抱着一個小孩子。坐着摩托車。長驅過市。街頭的人。見了都頓然露出一種恭敬豔羨的神氣來。至於那班頑童。也都守口如瓶。黑大麻子四個字。竟成了廣陵散了。時時可以聽見婦女們的議論。說某家的小姊。不知幾生修得范先生做她的丈夫。真好福氣啊。

(完)

幫助

乞食——「老爺，我的婦人在病中；請你幫助我一點罷。」

行人——「那麼，下星期我替你找一件事做做罷。」

乞食——「那未免太遲了！到那個時候，我的婦人已能夠起來作工了呵！」

捧腹談 憶秋生

回嗔作喜

張碧梧

宋瑞卿辦完了事。從公司裏出來。順道在花鋪裏買了一束鮮花。預備送給他夫人。使伊見了快活。急忙忙走到家門口。敲門進來。大踏步走到房裏。見伊正坐在沙發上。剛待將花獻上去。不提防伊圓睜杏眼。嬌聲喝道：「你好……你做得好事呀。他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呆望着伊。伊又接連說了幾聲道：「你好……你好。他這纔低低的問道：「我好甚麼。我做了甚麼好事。請你說明白了罷。」伊冷笑道：「瞧不出你竟這樣刁。猜事到如今。還要裝模做樣。他隨手將花放在桌上。很狐疑的道：「這就奇了。我何嘗在你面前做過刁猜的事呢。」伊道：「我且問你。你的月薪究竟是多少。他楞了一楞。臉色微微發紅。慢吞吞的道：「每月一百二十元。這是你早就曉得的呀。」伊道：「真的麼。他祇點點頭。並不回答。伊又冷笑一聲道：「這不正是你刁猜麼。我已被你瞞過了一年多。如今我可曉得了。你的月薪正是一百五十元呢。他震了一震。又做出鎮定的樣子。問道：「你怎會曉得的。誰向你說的。或者那人是騙你的。」伊道：「老實向你說。今天午後。你往公司去了不多一會。你那朋友周鳳山來尋你。我今天因頭痛懶得出去。剛巧坐在客堂裏。被他看見。只得請他進來坐坐。無意中聽他說出你有一百五十元的月薪。你因何向我說謊呢。說時呼吸急促了許多。明明是十分動怒。他聽伊這般說。料到再隱瞞不過。便直說道：「我的月薪委實是一百五十元。我所以對你少說這三十元。當中也有個道理。伊道：「好好。你且說出這個道理來。他笑嘻嘻道：「你且息怒。聽我說來。當我剛要到這公司裏任事的時候。有人勸我去保壽險。我想保壽險原是很妥善的方法。往好處說。能將零錢積成整錢。將來可作一種正用的。免得不知不覺零碎用去。萬一不幸在幾年以內死了。那保險公司須照投保的數目如數付給。身後的事便有了。」

着。落。不。致。倉。卒。無。備。因。此。我。決。意。實。行。但。怕。告。訴。了。你。一。不。答。應。那。時。我。若。定。要。去。保。必。使。你。心。裏。不。舒。服。所。以。我。就。暗。中。在。薪。水。上。扣。下。三。十。元。作。我。每。年。付。保。險。費。的。準。備。金。這。就。是。我。向。你。少。說。三。十。元。的。原。因。了。伊。聽。了。沉。吟。了。一。下。道。保。壽。險。本。是。正。事。怎。會。怕。我。不。答。應。呢。他。笑。道。你。莫。見。氣。你。用。錢。向。來。闊。綽。慣。的。平。時。祇。恨。錢。不。費。用。倘。見。我。拿。許。多。錢。去。保。壽。險。必。然。要。為。阻。我。的。頓。了。一。頓。又。道。夫。妻。間。本。該。坦。白。相。向。不。應。有。欺。瞞。的。事。但。我。實。是。出。于。無。奈。這。個。要。請。你。原。諒。伊。低。頭。不。響。過。了。一。會。纔。道。保。壽。險。的。好。處。我。本。明。白。並。且。久。有。投。保。的。心。如。今。又。曉。得。你。已。經。投。保。我。情。願。將。看。戲。吃。大。菜。的。錢。省。下。來。明。天。也。去。投。保。化。糜。費。為。正。用。真。是。很。合。算。的。這。時。伊。怒。氣。全。消。而。且。笑。容。滿。面。拿。起。桌。上。的。鮮。花。放。在。嘴。邊。連。吻。了。幾。吻。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上海
北京路四路川角

分公司設各省
餘埠各處

電話中央一零七
三四

詳章函索即寄



生兒之夜

嚴芙孫

這一個月裏。洪仰山得意了。他的進項一多。他家庭中的情形。頓時不同。他的夫人。交卸了洗衣燒飯的職務。另外雇用一個粗作的老女傭。這女傭走出走進。人家都叫他老陳媽。

老陳媽今年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頭髮雖是灰白的顏色。只是兩道眼光。還是奕奕有神。說起話來。非常和婉。不論和什麼人說話。從沒有過疾言厲色。分明是個慈祥體憐的老人。有人問問老陳媽的家世。他就老淚縱橫。只管搖頭。不願向人家細說。有時逢着陰雨。老陳媽躲在下房裏。腰酸腹痛。兀自流淚。有一次給洪夫人在窗縫裏瞧見了。心下很爲奇怪。却猜不透老陳媽到底爲着那一回事。問問老陳媽是不是因爲沒有兒子。心下傷感。老陳媽直截了當的說。像我們這些窮骨頭。只配到外面幫人家混

飯吃。自己靠自己的精力換飯吃。不受別人家的拘束。精神上倒也安慰。沒有兒子。沒有掛累。也是一件清爽的事。像隔壁李家用的那個老妹妹。自己苦苦的掙着老骨頭。一月掙下兩塊半錢。一古腦兒供給他的那個好兒子的烟酒費。還嫌不够。有時逼着老妹妹脫下皮棉襖。拿去當錢。老妹妹被他逼得沒法。只索背地裏冷得索索的抖。却不敢向他好兒子計較。老妹妹和我談起這一回事。眼圈就要紅了。我因此把世事看穿。把兒子這一層。看得淡極。拿老妹妹作比。像我沒有兒子。當然沒有兒子賺錢來供養我。像老妹妹有了兒子。反而還要賺錢去供養兒子。撐着老頭皮。做一世的苦牛苦馬。這又何犯着呢。唉。我又何嘗沒有兒子啊。老陳媽說到這裏。腹痛欲裂。幾乎暈倒了。

有一回洪仰山供職的那個旺本銀行的陳淦泉行長。因為夫人做壽。在燕樂園大筵賓客。一共治了三百多桌酒筵。差不多到了二千多人的賀客。真是盛極一時。那天賀客當中。要算銀行界中人最佔多數。他們都在金銀堆中過活的。自然非常闊綽。他們女眷的裝飾。更是十分華麗。連得六七十歲的老太太。頭上也戴得金晃晃的。枯黃的中指上。戴着晶亮的鑽戒。發出奇異的光彩。照着臉龐上。却減去他幾分龍鍾老態。來富銀行表行長的太夫人。向陳淦泉道。陳先生真好福氣。陳夫人年纔三十。已經兒女成行。將來他們長大起來。你們倆享福的日子。還在後頭。所可惜的。老太太已經下世了。不然他老人家還活着。眼見孫兒繞膝。喜溢門庭。真是一件天倫樂事呢。陳淦泉這天被賀客多勸了幾杯酒。微微有些醉意。聽了這話。接着歎了口氣道。裴老伯母這一番話。却令我想着往事。邊氣迴腸。萬分難受。先母體質。素來薄弱。那時我家的家境清寒。不論大小的事情。都由先母躬自操作。除掉管理

家政以外。有時抽出工夫。還要幫人家洗洗衣服。賺些小費。來貼補家用。有一回。先母出門收洗衣費。道經鄉村。跨過一條鐵軌。不料這時的火車。已經像飛一般的駛來。先母這天本是撐着病體。聞着汽笛的濃烟。早覺頭昏腦脹。一陣眩暈。早在鐵軌上跌了一交。說也可慘。不消片刻。先母……以下的話。我也不忍說下去了。我那時纔只三個多月的嬰兒。幸喜完全沒有智識。昏昏懵懵的。一些都不曉得。沒有母親的可憐。後來一年一年的長大了。聽着鄰兒嚷着母親的聲音。却要心酸淚落。我如今雖能混在社會上立足。想着我不能供養先母的甘旨。累他一世操勞。末了還遭了橫死的慘劇。總覺是我一件終天之恨。唉。我現在要母親。也沒有母親了。那怕我跟着老母親做那行乞的生涯。我也情願啊。然而我的母親在那裏呢。陳淦泉說到這裏。抬起頭怔了一怔。似乎要像哭出來的樣子。裴老太太聽了。也勾引下來兩行老淚。連忙安慰他道。像陳先生這樣的孝思不匱。老太太在天有靈。亦當含笑的等

到祭日。陳先生還是多供幾樣老太太生前愛吃的東西。盡盡一些孝心罷。陳淦泉長歎一口氣道。唉。死供何如生養。我如今有養活母親的能力。却没有母親給我供養了。我不論將來怎樣發跡。這一件事。總是我學生的遺恨啊。妻老太太疾忙接下去道。別再說下去了。你還是去陪着客人。多喝兩杯壽酒罷。

那天晚上。洪仰山吃得酩酊大醉的回來。已在深夜兩點多鐘了。老陳媽撑着倦眼的開門。劈面開着一股酒氣。就曉得他主人又要仗着酒醉。指東說西。一晚不得熟睡咧。洪仰山先把陳淦泉行長追述慈母的一段痛語。告訴他的夫人。他夫人點頭歎息。暗讚這樣天性純孝的人。求之衣冠中人。真不多得呢。老陳媽睡的下房。只隔着一塊薄板。洪仰山說的話。句句都聽得十分透切。他暗自的做一個比較。不由的心血來潮。頓時又覺眼前昏黑。腹痛欲裂。他想人家姓陳。我也姓陳。人家是個兒子。我也是個兒子。爲什麼有這樣的相差呢。火車在腹部碾過的時候。痛苦

和悲慘。自不必說。不過受這痛苦。片刻之間。即可消滅的。我每逢腹痛欲裂的時候。這痛苦和火車碾過時。有什麼差別。我活着一天。這痛苦就一天不能消滅。說到悲慘罷。火車碾斃肉體。那悲慘是有形的。我心頭蘊蓄的苦史。那悲慘是無形的。有形的悲慘。過了一瞥的時間。就會冷淡了。無形的悲慘。永永牢嵌心頭。再也不能磨滅。我那心血。湧上心頭。往往使我抑鬱難堪。一股熱淚。只索向肚裏直嘔。他的壓力。也和火車龍頭的萬鈞重量。不相上下咧。老陳媽想着傷心。也不敢哭出聲來。伏在枕頭上。淌了一會的眼淚。等到天已微亮。他纔朦朧矓矓的合了倦眼。曉市上一片貧民邪許的聲音。倒又把他驚覺了。他聽慣了垃圾車的車聲。胡亂的擦了擦昏花老眼。便一骨碌的得下牀來。不得不振作精神。上他日常的早課了。

星期的這一天。老陳媽一早趕到小菜場。等到買菜回來。又忙着收拾客座。掃地抹桌。忙得不亦樂乎。因爲這天他主人請他的恩人吃飯。他恩人便是來富銀行的陳行長。

陳行長很器重他主人。近來又把他擢遷高級的位置。今天治備的那桌美饌。却是他主人酬答一場知遇之感呢。這天洪仰山因為貴人居然肯屈駕降臨。真覺蓬壁生輝。在招待這層上。自然不敢稍有意慢。邀請的時間。原約十二點半鐘。可是貴人多忙。直到敲過三點鐘。他才惠然肯來。摩托車的車輪。來去如風。老陳媽的兩腳輪。却有些酸疲了。只是沒有那一大疊催客的請柬。那位貴客。恐怕來得未必有這樣的快呢。

老陳媽殷勤獻茶。陳行長向他聽了一眼。轉身便嚷腹痛。說了一聲少陪。拔腳便向外走。老陳媽又開兩手攔着大門口。放聲大哭道。慢走。你這一個豪貴人大行長。到了這時。可認得你自己親生的窮母親嗎。陳淦泉聽了這話。當下面如土色。嚇得目瞪口呆。也回不出一句話。滿座的賓客。大家也相顧失色。老陳媽又哭哭啼啼的說下去道。你這不孝的逆種。當着人前。信口開河。詛咒我被火車碾斃。我今天却又復活了。你自撫你的天良。應該受良心上的

責備啊。陳淦泉當着人前。很有些下不了顏面。憤憤的道。你說我是你的兒子。究竟有什麼證據呢。老陳媽聽他說出這種話。心下氣極了。索性把一段苦史。當着衆賓的華筵。盡情的哭訴出來。想求一個公道的輿論。

老陳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道。你這個忤逆種。我把你撫養成成人。千辛萬苦。化盡了沒有代價的心血。唉。到了今天。我才受着了你的報酬了。你五歲的那一年。你父親染疫下世。那時家中。單剩一條破被。五百大錢。此外當盡賣絕。一無所有。多虧我十指勤勞。盡我撫孤守節的責任。你從小身弱多病。不離藥石。每逢你多生一次病。我在燈下就多開一次夜工。那怕撐着病體。也要左一針右一針的做着。直把眼睛紅腫得瞧不清楚了。到了那時。沒有法想。只索停手咧。我還記得你七歲那一年。不幸染着一場天花。因為沒有閑錢就醫。急得我幾乎發瘋。我想你父親下世。祇留着你一線香烟。如今又要出了什麼岔兒。我不能盡我保護人的責任。我將來死到九泉。有什麼面目去見

你的父親呢。我當時沒有主意。耳募前村上徐紳士的財名。趕到他家。求他大發慈悲。慨給幾文的佈施。救你一條小命。徐紳士見了我的面。大罵了幾聲不學好的刁婆。我聽了一陣心酸。就屈了兩膝。跪在大廳上。磕了幾個響頭。苦苦的哀求徐紳士的全家。大發善心。救你一命。徐紳士擺着鐵青的面孔。吩咐下人們。把我趕出大門。下人們聽了這話。如奉綸音。當下七手八腳。把我打了出去。我心窩裏受着一拳。直到如今。一有煩悶。便要隱隱作痛。有時吐起血來。吐過半痰盂呢。你咒罵我慘遭橫死。真不知是何居心。回想我當年生你的時候。受着無量的痛苦。這痛苦却和誰說。我懷孕在身。直到十四個多月。才覺有些發動。到臨產的那一晚。起初有些腰酸背痛。後來腹中疼得象絞腸痧一樣。不多一會。肚子越疼越緊。我咬緊牙關。忍不住的喊出聲來。這樣的三天三晚。疼得我臉上變色。滿牀亂滾。却不見胎兒落地。你父親看了有些着慌。疾忙當了破竹裙。請了一個穩婆。來到家中。穩婆說。胎兒是腳踏蓮

花生。非常危險。產婦的體質。素來虛弱。恐怕有些吃不住痛苦。依我看來。或是保大不保小。或者保小不保大。要想兩全。只怕很難罷。你父親聽了這話。急得哭了出來。我恍惚聽見這話。也嚇得一身冷汗。不料再過兩天。胎兒依舊不下。你父親幾乎急得像個瘋人。我那時疼得昏暈了。沈迷得不省人事。到了最危險的一步。那穩婆便施用手術。實行他破腹取兒的最後政策了。我當時上了麻醉性的迷藥。頓時失了知覺。等到醒來。腹中雖覺清鬆得多。只是疼得難忍。好像有千萬把的鋼刀。向我腹中亂攪。直到如今。我腹部上還有破裂的痕印。不時的作痛起來。萬分難受。有時忍不住了。就要昏暈過去。唉。我伏這產中的病根。却要受終身的痛苦。到底是爲誰。把我害到這般地步啊。你到上海錢莊上學徒的那一天。我會把這一番話告訴你。勉勵你一心向上。不負你母親白白吃苦一場。你那時天真未鑿。聽了我的話。也曾落下幾點天性的眼淚。怎知十五年後的情形。大不同了。你居然財星高照。平地

一聲雷。靠着獎券的援引。一躍而爲小財主。憑着你的頭尖腕活。不到兩年。又由小財主一躍而爲大行長。我在鄉間。得着鄉人來和我道喜的消息。我又喜又疑。喜的是你居然也有今天的一天。你父親可以泉台含笑。我進了陳家的門。過了一世的苦日子。從沒享過一天清福。這時才可以慰慰老境。我得着這消息的那一天。恰正腹痛如絞。想着開懷的地方。不知不覺的也不曉得什麼叫做痛苦了。所懷疑的。便是你果真達了鄉人傳說的那樣高位。何以事先の音信杳然。不來接我到上海呢。我等了一個多月。盼不着你一封信。才毅然趕到上海。誰知再也尋不着。有一回我等在銀行門口。立着一天一晚。果然給我等着了。那時你剛下摩托車。見了我窮窘的樣子。恐怕揭破出來。與你銀行的行長面子有關。我柔聲和你說話。你厲聲喝。了兩聲胡說。忙叫左右。呼喚警察前來。我到此才死心塌地。靠着兒子的身上。不想再有一分的希冀。倒不如還是自食其力。第二天心灰意冷。進了薦頭店。一直降到如今老娘姨的賤役了。我當年生產時。白受一場破腹絞腸的痛苦。到了今天。只換得你碾死車輪底下的一句話。

仔細想來。真不值得。倒不如當初懷着孕體。便墮胎下地。作爲沒有生你。却要乾淨多呢。我還記得你生下來的時候。腰眼裏有一大塊紅痣。人家都說紅痣在腰。一生行孝。我真修來的好福氣。修到你這樣一個好孝子啊。

一座佳賓。聽了這一段血淚組成的供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大家也沒有一句適當的批評。這時陳淦泉靠着如狼如虎汽車夫的保衛。把他救出重圍。汽笛嗚嗚。駛得飛快。不論什麼人。再也追他不上。老陳媽想着傷心。索性嘔啣大哭。那天晚上。只因悲傷過度。腹部的創痕。陡然破裂。他怪聲呼痛。使人家聽見了。渾身的汗毛。都要豎起。人家問問老陳媽。疼得怎麼樣。老陳媽含着老淚說。這回不但腹疼。還兼心疼。比較三十年前兩夜產兒時的痛苦。還要加上十倍咧。

第二天陳淦泉忽然棄了行務。宣告失蹤。沒有幾天的晚上。他夫人在香港一家旅館裏。產子血崩。不久殞命。臨死的那晚。腹疼得滿地亂滾。陳淦泉親眼瞧見。倒連說了兩聲可慘可怕。

荒服鴻飛記

天游



第十九回

探陰謀隔帘聞密語

呼將伯遠道發徵書

第二天晚上。吳德溥依着夫人的指揮。先去藏在伯爵書室中一個窗帘背後。不多一回。有六七個人走進來。知道是伯爵等來了。他所藏的地方。離他們坐的地方很近。若是給他們知道。準是喪命。還有一件。他們會議的時間很長。從八時起。一直到十二時。方纔散會。若是別人。早已不能支持。吳德溥却居然能够忍耐到底。還有一件可喜的。是亂黨的陰謀。都給他聽得清清楚楚。原來他們的計劃。要激起一場大戰禍。從黑海邊的巴頓起。到裏海邊的拔

谷。從北方高加索大嶺起。到南方中央亞美尼止。都要教他們揭竿而起。自相殘殺。那分頭運動的人。都在伯爵會議席上。他們的主要的目的。並不是爲民請命。都事想爭奪利權。大家報告的都是各派的陰謀。同各亂黨的實力。以及他們本黨黨魁的良否。後來又由各分部部長出來報告各民族的現狀。以及業經煽誘後成績。及以後進取的順序。隨後又有人出來報告耶穌天方拜火各教徒的現狀。同煽誘的順序。末了方纔是調查員。出來報告本地存貯軍械食品的實數。同劫取方法。大概他們的計畫。是趁着荒年百姓都存着謀生存和握取政權的野心。鼓勵

內亂。以便傾覆現政府。這是高加索大嶺以北的俄國常趨的軌程。從他們的議論聽去。彷彿已經不是理論。漸到實行時期。因為各政黨已起內訌。各黨魁爭奪利權。安有餘暇來問民事。百姓們爲飢所驅。常有軌外行動。黨魁已無從鎮壓。這種現狀。雖然是天意。若沒有蘇琪在內鼓動。也不至於如此。從他們言語中推度過去。蘇琪到此。已經二十餘天。糾合這班羽黨。借着赤黨的錢財。同豎着他的黨綱。彷彿已到不可收拾地位。到會議將畢的時候。蘇琪起來宣佈起事的日期。決定從那天起一個月後。一個偉大軀幹有鬍子。彷彿帶些貴族氣概的人出來問道。一個月够了嗎。一個工人模樣的人聽了。站起來厲聲道。伯爵。你難道有什麼異心嗎。我們現在已經準備終了。立刻起事都成。你說什麼。說着。惡很很看着伯爵。蘇琪道。倭善鐵夫。不要煩燥。過分燥急。容易敗事。一個月後。等各事準備妥貼。你同你的伙伴就可以動手。從今天起。第三十一天晚上五時。在晚上動手。格外妥當一些。在同時那個總統

奇善庫理。應當是說到這裏。目注伯爵。伯爵正在那裏吸烟。聽着。趕忙把紙烟拿在手裏答道。奇善庫理很是了得。他就是那些不肯受我們運動黨魁的領袖。所以一個人接着道。所以非剪除他不可。大家聽了。都站起來說。贊成。蘇琪問道。誰擔認去殺奇善庫理。倭善鐵夫站起來厲聲應道。我同我們伙伴擔認此事。蘇琪道。很好。只是要小心一些。不要誤事。倭善鐵夫道。蘇琪伙伴。放心。我是向來不會誤事的。伯爵向蘇琪道。那個拿你證券的美國人吳德溥怎樣。蘇琪道。到起事那晚。我會教人把他拿下。那些證券。他一定是寄放在什麼銀行庫裏。我自會逼他拿出。已經得覺洛夫的訓令。教我便宜行事。蘇琪講到這裏。有人起來問道。誰是覺洛夫。這麼我從來沒有聽見過。蘇琪豎起一個大拇指來說道。你聽着。我來告訴你。大概蘇維埃政府裏重要人物。你都知道。只是暗中還有比他們大的。一個領袖。暗地下指揮他們。就是這位覺洛夫。這幾句話說出來。不但與會的人聽了驚異。就是竊聽的吳德溥。也

覺得愕然。纔知道蘇琪的主人想劫取證券同盧雪的真姓氏。蘇琪道。覺洛夫雖然沒有在命令同布告上簽名。然而凡是有命令布告。都得經他修正批准後。方纔可以發生效力。所以凡是蘇維埃的一切政權。其實都在他掌握之內。就是德國同匈牙利瑞士意大利埃及愛爾蘭美洲各處黨員。都聽他的指揮。各處支部的組織。也都是他的規劃。所以他的權力很大。倍大一個蘇維埃政府的頭腦就是他。他做的事。是沒有錯誤的。所有各部委員。不過是他的機械。雖是不常見面。但是遇到緊急時候。他無有不親到的。消息又靈。各處纖微有些舉動。他無有不知。北俄的能够推倒資本家政府。組織全世界國際共產黨。就是他一點成績。二千年來世界上的人。都把耶穌當作救世。朝夕膜拜。從今以後。一定大家都要把耶穌丟掉。崇拜覺洛夫了。那些俄國惡人。聽着蘇琪這一席話。只見都是張口結舌的。聽得呆了。只有伯爵面上露出一絲笑容。蘇琪又道。覺洛夫的訓令。是教我無論怎樣。必得將美國人在

莫斯科取去證券取回到莫斯科繳令。還有一個英國女子。是覺洛夫指名要我從美國人手裏取回的。剛好我們要在此地起事。組織蘇維埃政府。正好於中取事。現在大眾諒來已經同意。我們準在從今天起。第三十一天晚上五時動手。在這一月裏。我們可以從容商議劫取軍械庫糧食庫。同佔領要塞等一切方略。現在爲時已晚。我也累了。大眾再喝一盃伯爵這裏的好酒。就此散會罷。五分鐘後。蘇琪等都已散去。書房中只剩下伯爵一人。他一盃喝。一盃沈思。沈思了半晌。按着叫人鈴。鈴聲未絕。走進一個僕來。伯爵問道。狄士夸夫呢。僕人道。回大人的話。他不見了。聽說有個女人。伯爵不等他說下去。厲聲道。這廝真是可惡。我要喊他。他却找了鬢們去取樂去。這樣罷。你拿一支槍。跟我上帝國劇場去。我今晚在那裏有宴會。你先走一步。晚上街上很不太平。記着。倘是有攔截我們。你給我把他當場槍斃便了。僕人答應了個是。伯爵指着桌上道。這些犬豕。把我屋糟蹋得這樣醜陋。等我們回來之

後。你得給我好好收拾一下。主母呢。僕人道。回臥房去了。伯爵道。他今天見客沒有。有男客來沒有。僕人道。沒有。主母出外。是大人吩咐狄士夸夫跟着的。據他回來談起。偶然遇見一兩個熟人。不過行個禮就走開的。只是狄士夸夫是個好色的人。出外去。主母趁他偷看人家女子的時候。同別人傳些手勢。也未可知。但是主母現在很有些迷信宗教。伯爵聽了狂笑不止。僕人道。今天早上主母同我說。這個宅裏異常岑寂。他想進修道院去。伯爵大笑道。我已經替他規畫好一處。比修道院有興味的地方。讓他去住呢。你去拿手槍同我的衣帽來。我們要走了。吳德溥來的時候。已經用重賄買通夫人的紅鬚僕人。將哈沙喬裝波斯人模樣。暗地裏放入裏面來。做個幫手。哈沙一般也穿着長袍。戴着假紅鬚。不露一些破綻。那紅鬚僕人居然看不出來。伯爵等會議時候。哈沙就在室外暗處瞭望守候。伯爵等出外之後。剛好夫人傳出話來。說請吳德溥進去。便到書室中去找吳德溥。吳德溥聽着。立刻上樓。依舊

到那一間退息室中。見了夫人。夫人玉容失色的問道。你聽見什麼沒有。吳德溥道。聽見了。真是可恨。你丈夫真的同他們在那裏謀爲不軌。至於賣你的話。却一字沒有提到。不過他同蘇琪一定是商量停妥。到機會一到。立時交割。我們總得把他們的陰謀。根本破壞他纔好。不然。各處的人民。的劫運。恐怕不小。至於你丈夫的話。他既然存心賣國賣妻。是同別的好黨一般。不能饒他。夫人慨然道。這個人果是如此。請你立刻運籌。按律懲處。這一方無辜良民。都受你的盛賜。哩。吳德溥道。他們起事日期。預定在一個月後。不能不稍爲守候。好在派哈沙上德黑蘭去徵求駝馬。雪中徒步前往。非常不易。駝馬到此。也要一月。那時雪消天暖。也容易長行。夫人道。只是這一個月中。還要同這畜類周旋。此心不無兢兢。吳德溥道。一月並不很遠。你同他相處已經數年。何需於這一個月。反形不安。夫人道。我是個女子。此心既已屬你。留滯此間。深覺無味。你又是同那英國女子同住一起。朝夕晤對。更教我寤寐不安。吳

德溥道：凡事你得忍耐一些。一個月究竟還不很遠，并且此地既無駝馬，即使立刻首途，也無代步。至於同那英國女子同住，我也是責無傍貸，不得不然。夫人道：話雖如此，我希望你天天來看我一次，你肯答應嗎？吳德溥道：這個你放心。我遵命便了。現在我還要去找哈沙呢。別過了罷。下樓去找，到廚房中纔把哈沙找到。他正在那裏大嚼哩。從燈光中看出哈沙裝着紅鬚形狀，更覺可怕。他聽見吳德溥催他走，笑道：這家的烹調真考究。我們幾時再來。方纔這間還出了一件事哩。吳德溥驚問什麼事。哈沙對了那個紅鬚僕人一笑，答道：跟我來。我給你看看。說着，引了吳德溥走到庭中，指着一個大袋道：方纔那個俄國僕人到廚房來，見了我，很有些犯疑。問了許多話。我沒等他去報告主人，就把他宰了。他的尸身，張着大嘴，有些像魚。伙伴，你說是不是？那紅鬚僕人袖著手，靜靜的答道：不錯。他姓狄士夸夫。他還踢過我一脚。他死得真該。將來主人問起他，我給他個不知，就得了。哈沙道：我殺了他，沒地方安

放。只能找一個大口袋來，裝着，縫了起來。吳德溥道：我們總得把他扔了纔好。紅鬚僕人道：監獄邊的河很深，可以扔在那河裏去。吳德溥教哈沙扛起死尸。紅鬚僕人用火照着，送出大門。此時街上行人已斷，兩人飛步穿過市場。吳德溥恐有不測，掏出手槍，握着，從市場出去。不多遠就是一條長橋。橋的那邊，就是山麓。山頂有一所沖霄石堡。正是梅梯平監獄。橋下一道長河，就是卡拉河。河岸高峙。從岸邊到水面，約有五十多尺。此河源出山頂，直貫全市。蜿蜒入海。水聲日夜奔騰，異常陰惡。哈沙走着路，還向吳德溥道：我們今夜直像天方夜談裏的人物。這個基富利可以當他白達。亞洲土耳其市名伯爵家像是酋長的宮。我抗着的是死奴隸。那愛你的女子是給西長幽囚的波斯公主。吳德溥道：我們兩人呢？哈沙道：我們是從阿刺伯來的旅人。因為叩門投宿，纔進了這冒險小說裏面的。吳德溥道：我們的冒險事還沒有了哩。哈沙道：很好。我是怕冒險的。這時候兩人已到橋心。吳德溥教他把死尸拋

下去道。但願他安居水府。不要復生。哈沙依言拋下去。靜聽一回。居然沒有聲息。吳德溥道。你既然不怕冒險。諒來告訴你一件事也無妨。明天你要替我走一蹣德黑蘭哩。哈沙搖頭道。不成。你要我凍死在半路嗎。吳德溥笑道。你怎得會死。不要胡說。明日正午。此間有火車開上達巴利斯。你就可以搭火車走到了。那裏有駝馬可買最好。不然就徒行到德黑蘭。哈沙裝着害怕樣子。苦苦哀求道。你怎樣這般忍心。要我在風雪連天伏莽遍地中間走三百里路。不是想送我的命嗎。還請你慈悲一些。吳德溥道。無論如何。你明天一定要走的。哈沙道。你向來說我們雖是異姓。情同骨肉。爲什麼要我這衰弱殘軀。去受這苦呢。吳德溥笑道。你爲什麼要學土耳其丐樣子。說這些胡話。你明明很結實。很肥胖。何嘗是衰弱呢。哈沙道。這都是此地食品充足的緣由。現在你要我丟掉有飯吃的地方。忍飢挨餓走三百里長路。怎樣可以答應。並且我今天聽着一個商人說。此地要銷六千萬加倫酒一年。從這個看來。就是沒有食品。酒總有得喝的。吳德溥道。既然有這許多酒。你回來時候一定還有。你回來再喝不遲。講正經話。這是

我們大象出險的一個關鍵。我給你一封印信。你給我送到波斯。親見內閣中某總長。他自會替我們準備駝馬。還可以向他要一隊衛兵。派一個軍官。領着護送你回達巴利斯。到了那裏。你先附火車回來。教他們在那裏守候我們。只是你必需在一個月以內趕回。不然。我必定被人殺死。蘆雪姑娘同伯夫人遞解上莫斯科。哈沙叫道。你死不得的。吳德溥道。既如此。你得在三十天以內趕回。哈沙點頭道。這般說。真得快一些纔好。吳德溥道。這件事非你不辦。只是我現在離不開此地。是你知道的。哈沙道。我去便了。現在得先出預備食品。到了達巴利斯。還不知有食品可以買沒有。若是沒有。只能偷了。這也是一樣的。吳德溥又叮囑他教他千萬小心。這一次是他那小朋友傑密的關鍵。哈沙點頭答應。又道。我失敗呢。自信還不至於。只是回來的時候。一定瘦得同君士但丁堡的狗一般。滿身骨節都要露出來。請你計算着。我將要回來的時候。替我多預備些魚肉。多預備些好酒。多叫幾個土耳其的女子來陪着我。替我洗塵。

(下期再續)

研究與創作

胡寄塵

今日的作家對於小說及一切的文學藝術都要下一番有統緒的研究的工夫。這確是一種好現象。因為中國以前的作家大都缺乏了研究的工夫。單就小說而論。小說的作品不是沒有。但是小說的界說如何。小說與人生的關係如何……這種種的問題。從來沒有人研究過。直到最近才有人知道注意到這一點。（以前在各種筆記雖也有過。但究竟不多。而且是片段的。不是有統緒的。）不過現在的人。往往有一種誤會。以為凡是創作的人。必須研究。反轉來說。沒有做過研究工夫的。便不能創作。這一種誤會。不可不詳為解釋。

我以為研究是一件事。創作又是一件事。兩件事一人能兼做固然好。如不能兼做。任做一件。也未嘗不可。為甚麼說研究與創作是兩件事不是一件事呢。因為研究是屬於智識的。創造是屬於技能的。任何事件。都可分為智識

與技能兩部份。譬如彈琴。樂理是智識。指法是技能。譬如寫字。寫法是識智。（這個字怎樣寫。）筆法是技能。（這個字怎樣能殼寫得好看。）清朝的鄧石如。寫字寫得極好。要算清朝數一數二的人物。但是他寫篆文。筆畫往往寫錯了。這是有技能缺乏智識的緣故。如朱駿聲等人。對於說文。極有研究。講到篆文的筆畫。決不會弄錯。但是並不能算一個著名的書家。這是有智識缺乏技能的緣故。寫字是如此。一切的文學藝術都是如此。小說當然也是如此。

智識是可由聽講而得到的。技能必須自己親手練習。才能得到。智識可在很短促的時候而得到的。技能必須經過很久的時候。慢慢地練習而成。所以技能比智識似乎要難一些。

我們既然知道了智識與技能是兩件事。也可以知道研

究與創作是兩件事。因為研究的結果。是得到智識。創作的一部分。是靠技能。

如今再說到小說。做水滸做紅樓夢的人。對於小說。並沒有研究。所以他們並沒有智識。但是他們的技能好。能彀創作水滸及紅樓夢。反轉到說。譬如現在有一種人。對於小說已下了一番有統緒的研究的工夫。能彀知道小說的界說如何。小說與人生的關係如何。智識可算已有了。但是缺乏了技能。終創作不出和水滸紅樓夢一樣好的小說來。（這個好的專指藝術上的好。不兼指意思上的好。）

既將研究與創作分清楚了。總括起來。可以得到下面幾條教訓（？）



- 一、沒有研究工夫的人也能創作。
- 二、從反面說。有研究工夫的人。未必能創作。
- 三、研究容易得他人的幫助。
- 四、創作要自己的能力。
- 五、就小說而言。前人只有創作的工夫。缺乏研究的工夫。
- 六、今人多有下過研究工夫的。然缺乏創作的技能。
- 七、希望以後作小說的人。兩件事兼能做到。
- 八、萬一做不到。任便做一件也可以。
- 九、批評的人。不必責備太過。不必說沒有研究工夫的人不能創作。也不必說不曾創作過的人。連他的研究也沒價值。

此福建省女孩係由嬰孩自己藥片所救治也
 福建邵屬順昌洋墩街公理會福音堂牧師謝禮經
 本年七月間時值暑夏適感炎熱致患長熱不退之



謝禮經牧師

之孫女公子

危垂將幾

從購買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
 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如欲索取保赤妙訣衛
 列地址原班郵奉不取分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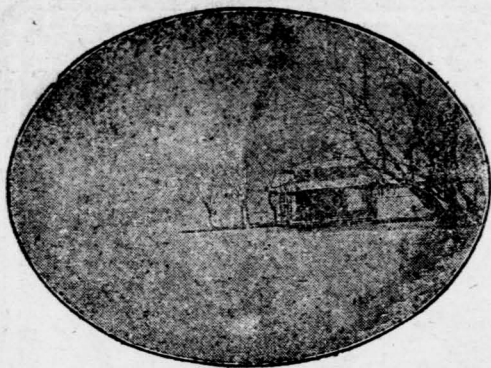
無效久不思飲終夜啼哭延醫服藥不
 症久不思飲終夜啼哭延醫服藥不
 對束手驚忙余除時常跪禱之外
 別無他法正在痛慮之間幸蒙神
 忽憶家存貴局藥片足能專治小
 各症適如迷津得筏立取藥片按
 單服用立見功效再購一瓶服之
 獲全愈非但疾病盡除更壯精神
 足肥食倍增俾得身體強壯精神
 嬰孩自己藥片乃是英國通用小
 之靈藥可保絕無危害即最幼稚
 生之嬰兒亦可服也專治小兒胃
 弱不化大便閉結肚痛腹瀉寒熱
 牙各症驚風痰厥蛔虫等患能令
 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可使胃納
 進俾得小兒循序長成也如尊無
 號小書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
 生小書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

商 務 印 書 館 廣 告

愛西湖者注意

(梅)

杭州的西湖是我國第一名勝。山明水秀風景入畫。不要說遊玩過的人說他有許多美景贊不絕口。就是沒有遊玩過的一談及西湖兩字彷彿有絕妙一幅山水圖映在眼前。可知西湖風景實在與尋常山水不同。所以能引起人神遊的



感覺。我前年曾到西湖遊玩一次。雖有友人同往。却是人地生疏。如撞木鐘一般。東撞西撞。覺西湖風景雖然妙極。然而不知道他的歷史沿革及名人事蹟。終有些不滿意。去秋獨自一人帶了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湖遊覽指南**。先在火車中翻閱了一遍。西湖

情狀。已瞭如指掌。因為此書於遊覽途徑。名勝歷史。大半附以圖畫。詳為說明。甚至旅中食宿。遊玩貲費。亦考查明確。指導再三。此次到西湖遊玩。幸虧帶了這書。非特興趣倍增。而且得益不少。回想到前年遊玩命搖船的人。引路到了一處。他講的名勝事蹟。捕風捉影。信口開河。真是笑話。我遊玩完畢。將動身時候。又到幾家著名店舖。購些物品。預備贈送親友。杭州地方我本來不甚熟悉。因見了西湖遊覽指南上所登各號廣告。所以購物非常便利。可見商業競爭。

廣告很有效力。我又想起杭州扇子。是甚出名的。就到清河坊商務印書分館。購了些名人書畫。執摺扇。及西湖風景畫。西湖風景明信片。教育玩具等。然後與西湖告別。這西湖也遠遠的露着一泓秋水。送我此番遊玩。真算是平生最快意的了。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四 稿末請註明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03)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華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溪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郵費表	定價表		普通號	特刊號
	本埠	外地		
國內(寄古羅蘭除外)	一角三分	二角七分	一卷十三册	一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半年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六分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三元三角一分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小說世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三角半每打洋三元半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助美 觀汝



牙齒潔白不但美觀且益
衛生否則牙污纏同飲食
下咽以致消化不良血液
變壞不但牙患牙蛀已也

兜安氏固牙香膏